

上海血戰抗

日記

楊衛玉題



## 潘序

暴日憑其侵略之野心，蔑視公理公約，提出極苛刻之條件，迫我承認，此種手段，已失其國家之資格。我上海市長忍痛茹苦，含淚承認其要求，在暴日志得意滿，宜可偃旗息鼓，捲甲以去矣。詎知事有大謬不然者，我市長承認之書甫經發出，而一月二十八日之晚，日兵遽出其殺人放火之故技，突然出兵侵佔我上海之閘北，其海軍鹽澤司令倡言於四小時內可以解決閘北，八小時內可以使上海盡入日本勢力之中，狂妄之情，可恨又可嗤也。我十九路軍將士，本其自衛之天職，毅然出而抗拒，血戰三十日殲敵三萬餘人，伏屍山積，血流成渠，頓使日本增多寡婦三萬餘人，有組織索夫團，羣起與日政府爲難之舉，增兵十一次，更換四司令，用兵費二千萬元，結果則兵敗將殲，日艦日以麻袋盛屍歸國，或火化於荒山孤島中，既爲歐美列邦所訕笑輕視，復受國聯之嚴厲詰責，英美人士頗有提議與日經濟絕交以懲創其黷武專橫者。嗚呼，日人之伎倆如是，日人

之無狀又如星，宜乎爲世共棄，爲列邦所共憤，羣以歐戰時之德意志目之，此不祥之日本，此狗彘不食喪心病狂犯衆怒冒天下大不韙之日本，外失各國之同情，內結民衆之怨毒，時日曷喪余及汝亡，日本之末日之命運已至，此迴光返照中之毒燄獨來殃及我中華，我中華人此恨此怨，不敢忘，子子孫孫永不能忘，千世萬世永不能忘，我中華人有力殺日本人，多殺一日兵，多洩一分之憤，多挫一分暴力，多消一分之氣，即使無力殺之，亦必合羣力以殺之，集衆人以殲之，爲天地間留些公理，爲人道上得些正氣，卽所以懲戒未來之暴日也。此志此心，我同胞誌之，我子子孫孫誌之，我中華人千世萬世人人共誌之。回憶此三十日血戰中，我前方將士斷脰瀝血，折骨傷股，犧牲生命以與暴日作戰，兵器完矣，繼之以棍棒，棍棒完矣，繼之以徒手，徒手之不足，繼之以齒牙，前仆後繼，再接再厲，伏屍不懼，流血不懼，傷於礮火不懼，死於炸彈不懼，直至彈盡力竭，猶殺敵數人不肯休，其仗義奮鬥視死如歸之節操，可以驚風雨泣鬼神，大節凜然，無非爲國家增地位，爲民族爭人格，而

無一毫餒怯之心理，宜乎爲世界所贊美，民衆所謳歌，嗚呼偉矣。是役之戰，爲民族史上最光榮之一頁，爲世界史上最榮譽之壯舉，不可以不紀，不可以不表揚，不可以不宣傳，紀之，表揚之，宣傳之，卽所以詔示來者，勗勵國人也。樓子產文，一熱心國事之有心人，出其心力，編『上海血戰抗日日記』，一字一血，一句一淚，讀之使人神爲之往，氣爲之壯，殺賊之志愈堅，誠爲一部有價值之戰史，書成余受而讀之，並囑予爲之弁言，余應其請；并大聲以呼曰：讀此書後，願人人立下殺敵殲敵之決心。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潘文安序於上海職業指導所

記 日 抗 戰 血 濺 上

---

# 自序

自從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氏抱不抵抗主義將東三省拱手讓於日本後，暴日仗其『不戰而勝』之餘威，作更進一步之侵略，謀襲號稱世界第七大都市之上海。砲艦紛來，海軍登岸，浪人四出，殺人放火，無所不爲，演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竟於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時許，公然侵我閘北駐軍防地，向我挑釁；幸賴我愛民衛國之十九路軍總司令蔣光鼐，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淞滬警備司令戴戟，暨全體將士抱捍患守土之志，奮勇抵禦。一月以來，寸土未失，斃敵數萬，獲敵坦克車、鐵甲車、及小鋼砲、機關槍等無算外，並射落飛機二十餘架，擊沉兵艦六七艘。雄列五大強國之日本，其戰鬥力之薄弱，已有見諸。卽陸續增派數師團來滬援戰，亦不足我十九路軍之一擊也！

然暴日蓄意破壞我文化機關，竟利用飛機四出拋擲炸彈，如商務印書館、暨南大學、持志大學、水產學校、中國公學、東方圖書館、

北火車站以及商店民房均被炸燬。逮捕同胞，拷打者有之，槍殺者有之，挖目割耳者有之，刀傷裸身而棄於道旁者亦有之，其兇暴，其悽慘，爲世界之創聞也。

同胞乎！時機至矣！準備起來，效命疆場，爲國犧牲，以求國家之生存，以增民族之光榮，切莫隔岸觀火，坐視國土淪於異族，同胞受鐵蹄下之蹂躪！

不佞欲使全國同胞，明瞭上海禦暴經過之真相計，爲鼓勵全民武裝起來計，編印是書。遺漏之處在所不免，幸讀者指正，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樓產文序於互助出版社編輯室

## 事 前

一月十九日日本藉口僧人在引翔港被華人所打傷，於二十日日本浪人於深夜潛入引翔港，身帶火油等物，撬入三友實業社工廠，實行縱火，當時被廠內人發覺，幸未成災，該浪人臨去時，鎗傷工部局華捕田潤生，並於是日下午該浪人等又聚衆在北四川路等處沿途搗亂，打毀商店車輛，傷二西捕，此事發生後，日領事只向租界工部局道歉，對我市政府反說是日人報仇行爲，同時日陸戰隊登陸示威，並由該日領事向我市政府提出下列五項要求，（一）市長正式道歉，（二）立卽逮捕兇犯（三）損害賠償及醫藥費，（四）抗日運動應以適當手段取締之（五）所有鼓勵敵視日本鼓勵暴動及鼓勵排日各項團體，應予解散，並限時答復，一月廿八日下午一時，向市政府爲忍辱就全，略以修改，當派俞祕書長將復牒送往，復牒全文如下：

逕復者，案准一月二十日大函略開，日本僧侶天崎水上信徒後藤黑岩藤村等五名，於本月十八日下午在馬玉山路附近被毆傷，提出條



件四項，請求接受等因，准此，查本案發生，殊屬不幸，本市長深表歉仄。當日據報後，以案關傷害，法有明文，當即嚴令公安局限期緝凶歸案法辦，所有被害人等之醫藥及撫慰金，本市長亦可酌爲給予，以示體恤，至來函所提關於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軌違法行爲，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締，以維持法紀，關於類此之越軌違法行爲，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其他各抗日團體，並已令局予以取締，相應函達，請煩查照爲荷。

當時日領事，亦認爲滿意，豈料當晚日海軍司令鹽澤氏，致函十九路軍長蔡廷楷氏要求我軍退出上海二十英里外，一面已有其派出之便衣隊及日海軍陸戰隊向我挑釁矣！

## 血戰經過彙報

一月廿八日

即辛未年腊月廿一日

▲十一點半起開北開火。今日下午四點半時，日清公司輪船碼頭有六百餘便槍手溜彈等攻擊華兵，至夜十一時，我軍一營，自青雲路世界大戲院起至橫浜橋佈防，在天通庵遇見日哨兵二名，小起衝突，經一西捕一華捕勸開，至十一點三十五分，忽起槍聲，據聞雙方鐵甲車因相近而衝突，雙方均用機關槍步槍盒子砲，華兵以月台為掩護，旋華兵鐵甲車於十二點半折開北車站停靠，仍相持不下。

一月廿九日

▲老靶子路北不見敵蹤。自昨晚與日軍正式開火後，我軍始取守勢，至今日晨便轉入攻勢，下午一時，完全佔領黃陸路日軍司令部，截止二時止，共斃日軍五百餘人，俘虜二百餘人，並擊落日機三架，又今晨五時許，天通庵方面，我軍已到北四川路，日兵潰退



，江灣路之日陸戰隊司令部遂爲我軍佔領，至下午四時許，寶興路橫浜路虬江路寶山路等處，據淞滬鐵路進攻之日兵，均經我軍抵抗，節節敗退至北四川路，我軍各路會合，卽在北四川路上，與日兵交戰，日兵不支，向南退卻，五時許，北四川路日本小學日兵司令部，亦被我軍佔據，斯時蔡廷楷軍長親臨前敵督戰，兵士奮勇百倍，六時許，我軍進駐老靶子路，日兵係由北蘇州路百老匯路華德路楊樹浦路等處潰退，聞均由楊樹浦逃上兵艦，我軍當以老靶子路爲第一道防線，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以北遂完全在我軍手中，是時老靶子路以南日兵祇剩一名，惟日便衣隊東自北蘇州路百老匯路，西至蓬路等路，三五成羣，或執刺刀，或持盒子砲，逢人開槍，仍不退卻，因此我市民受傷者頗多。

▲日軍節節退向引翔港。日本陸戰隊，大都因地點關係，由久居本埠之日本浪人卽便衣隊爲之前導，但日方經我軍沉着應戰，猛烈反攻之餘，處處俱不得逞，日浪人死者亦甚

多，該日浪人之屍身，大都身纏紅條標識，至今日傍晚止，日軍節節敗退，在江灣關北方面之日軍多數向引翔鄉方面退走，大都已退至公大紗廠附近。

▲我擊落日飛機三四架。日兵用飛機向我後方亂擲炸彈，確實被我軍用高射砲擊落三架，今晨八時許，擊落一架，餘兩架爲下午二時餘擊落，地點均在寶山路附近。

▲白龍港日海軍團登陸 今日下午四時，日海軍艦隊在川沙白龍港方面，藉圖登陸，由吳淞要塞司令部開砲轟擊，擊沉日艦一艘，又一艘之煙囪被擊碎，日兵被擊落水死者數百人。

▲虹口方面之戰事猛烈 北四川路既爲戰區，今晚路燈完全熄滅，成爲黑暗世界，而商店之牆壁，彈痕纍纍，玻璃窗多被擊碎。今晚八時我方軍由瀏河開來，即抵前線，與日軍相遇，相持在沈家灣，至明晨一時激戰更烈，日軍慘敗，死傷六七百人，即將放棄沈家灣。中國軍隊方面欲將日兵趕上日艦，昨日下午三時將日軍左翼擊退至崑山花園，現聞北安謐，迄至明晨三時許，聞北火勢更烈。今日下午四時，我軍進攻江灣路日軍司令部時，雙方激戰甚烈，卒被我奪得，並獲步槍三千支，彈子二百箱，後又在上海大戲院附近激戰，獲機關槍八架。

▲十九小時擊退日主力 日兵於昨晚十一時餘與我開火，我方祇以十九路軍一團兵力與之抵抗，至今日下午，因日兵飛機投彈各處着火，而天通庵因北車站起火失守，當即調增兩營兵力加入，遂將車站奪回，總計是役我軍祇以一團兩營兵力與之對敵，鏖戰達十九小時，日方潰不成軍，乃得進至北四川路，昨晚十一時餘與日兵接觸之軍隊，直戰至

今午十一時，始得換防，食粥一碗，然精神仍極飽滿。昨晚至今日，我軍方面在前線指揮督戰者，除蔡軍長外，爲翁旅長張團長二人。

▲福生路方面之戰事况。靶子路間之橫路福生路，係華租交界處，今晨三四時，日兵數十人，自靶子路衝入，與我軍發生小衝突，至天明五六時間，趨於激戰狀況，我軍係憲

兵第一團第三營，奮力應戰，旋因日兵增多，乃稍退至福生路北之新民路寶山路口，日軍乃強登該地之民房小樓上，緊閉窗戶，乘虛射擊，擊後隱於室內，使我軍無從捉摸，沈營長督促部屬，在界路上（即日軍所居小樓之對面）紛疊沙礫，與之周旋，自後互有鎗擊，雙方死傷，尚不重大，迄至午後五時，仍相持不下。

▲天通庵方面戰爭狀況。公安局第六中隊二等警趙煌三於今晨任天通庵車站附近，與日兵激戰受傷，彼談該處中日兩軍衝突，及天通庵車等被佔據又行奪回經過情形云，公安局於昨晚派第六中隊警士六人，在天通庵路與通記路口所設之沙袋等防禦工程處防守時，已深夜十一時四十分，忽發現日軍鐵甲車數部，載日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守警詢以口令，日兵即開機關槍，六警當即抵抗，以步槍還擊，然以衆寡不敵，乃向橫浜路方面退卻，並向駐守該處之公安局第六中隊隊長孫謀報告，孫隊長聞訊，當率警士六十餘人

應援，無如日鐵甲車以機關槍掃射甚猛，歷十餘分鐘，不支而退，時天通庵車站已被日軍所佔，乃於青雲路集合，復得憲兵第六團機關槍隊之應援，當即極力反攻，戰二小時，十九路軍第五團亦聞訊趕至，加入作戰，日兵遂被我軍包圍，至清晨三時許，攻天通庵火車站之日軍，全告覆沒，並繳獲鐵甲汽車三部，其中一部已毀壞，餘二部尚可應用，至三時半，日軍又有一隊向天通庵車站來攻，我軍復與廬戰，日軍又不支而退，於是天通庵車站，復爲我軍奪回，是役我軍死傷十餘人，而日軍之死傷則達百人弱，該我軍奪得之鐵甲車三輛，係屬第四十號六十八號及一百二十號。

▲北四川路方面之戰况。北四川路一帶巷戰，以川公路與阿瑞里對面吟桂路爲最劇烈，蓋日軍此次進攻開北，共分三路進攻，一路由江灣路入天通庵路，圍攻北火車站之後，然已爲在天通庵路之我軍擊退，並將江灣路虹口公園附近之日本海軍司令部擊毀，一路由吟桂路日本小學校內所駐之海軍陸戰隊，沿該路西進，圖與橫浜路及天通庵方面日鐵甲汽車隊相聯絡，另一路則由虬江路直攻北站，因之北四川路附近，如川公路及吟桂路巷戰甚烈，吟桂路於昨晨被我軍圍攻，至今午十一時半，以該路日小學校爲根據地之日軍，已全數退出，雙方死傷不少，由虬江路方面進攻之日軍，被我軍擊退，至川公路廣

東街一帶巷戰甚烈，日兵死傷，橫臥於巷口者，觸目皆是，在該處巷戰時，我軍憲兵排長王天雄，曾率一隊憲兵衝鋒，擬越過北四川路，故在正午十二時左右，在老靶子路北四川路口，槍聲甚為清晰，同時在租界口之日機關槍聲亦大作，至下午一時許始漸息，聞王排長所率之一隊憲兵，均未見歸來，或有意外，亦未可知，當時日方以汽車運輸麻袋及沙土等，以為架設防禦工程之用，此又可見當時日軍之失利情形也。

▲十九軍之五兵士力戰。昨夜一時，川公路有十九路軍兵士五名，與日兵交戰，將日軍鐵甲車擊燬，其中一名手部受傷，張團長命退，該兵不允，願死戰到底，至今晨十時，因起火，調至後方防護。

▲白保羅路廣東路一帶。今晨三時三十五分，日軍自白保羅路襲來，並有飛機一架在空，中拋擲炸彈，我軍以作戰計劃，略為退讓，白保羅路及東虬江路寶山路義品里等處，被日軍佔領，寶山路市公安局第五署暫時退出，在儉德新村派出所辦公，至六時許，我十九路軍即舉行反攻，日軍向廣東街潰退，被我軍殲斃四百餘人，我方傷軍警十餘人，被佔各地，當即規復。

▲蔣蔡戴警作正當防衛。各報館全國國民公鑒，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

最近更在上海歐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二十八夜十二時，在上海開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捍衛守土，是其天職，尺土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志，實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十九路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軍軍長蔡廷楷，滬警淞備司令戴戟叩嗚（二十九日）子

▲張黃兩將任側面指揮 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及黃琪翔兩氏，今日上午往陸軍俱樂部訪晤戴司令後，遂會同蔣光鼐氏，即加入側面指揮，京滬路正面，則由蔡廷楷氏負責。

▲吳淞激戰槍砲聲隆隆 日本海軍艦隊昨日已開進滬淞口，停泊黃浦江楊樹浦沿江，今日十一時許，突駛往淞口外，已而砲擊吳淞炮台，並有大批日軍登陸，我軍以日軍突然向我挑戰，十九路軍駐淞口所部軍隊與日軍互相搏戰，在下午一時左右，戰鬥極烈，槍砲聲隆隆，如雷貫耳，我軍士氣極旺，頗佔優勢。又江灣方面，於今日下午三時，日軍及日浪人進攻，卒被我十九路之軍奮勇擊退，而江灣車站被日機擲彈炸燬。

▲日飛機圖毀真如電台 今午十二時半，真如無線電台東側，被日飛機擲下一彈，爆發



後未有損，旋於下午三時許，日機繼續擲彈二次，幸亦無大損失。

▲商務書館全部成焦土。日本戰鬥飛機三架，今日上下午在開北各區拋炸彈，寶山路中之商務印書館開北總廠及編輯所東方圖書館占地八十餘畝，該總廠等為我國文化界出版之巨擘，今日上午十時起，不幸因日戰鬥飛機頻擲炸彈，頓時起火，移時延燒，全廠紙棧貨棧等，及對面之東方圖書館編輯所等，自晨十時至晚，焚燒猶未停止，紙灰散達數里外，據該館總廠逃出之工人謂該廠其被炸彈擲中五枚，因之起火。

▲北火車站亦盡焚去。北火車站被炸彈擲中後，售票處前大廳即起火，旱橋下之貨車亦焚燬一輛，車站房之貨棧亦有延及，並炸死一婦女，血肉模糊，至下午四時，車站房屋五四兩層已全部延燒，所有窗門均被延燒下墜，後由窗木下墜之火延及車站下層，在五時，車站火勢自上燒下，同時又由下上焚，故車站全部均已着火矣！

## 一月三十日

▲十字街頭一幅流民圖。今晨迄暮，由老靶子路向蘇州河而入浜南之各路上，避難之人，沿途充塞，各個面部均呈恐慌之色，放步疾趨，惟恐脚之不前，一若虹口方面即有猛

烈炸彈隨頭者。任何物件，皆滿載車上，由小車以至摩托車，除人坐以外，尚有箱籠鋪蓋之屬，並雜有雞，犬，狸貓，婦人孺子以及老嫗襁褓，亦不斷的——送入眼簾，窮苦之家屬，大都三五成羣，互相推挽，並攜帶包裹牀褥食物等，踵相接，肩相摩，一路行來，宛如魚貫，最困難者，在十字街頭，行人聚積，車馬匆匆有不堪排擠而拆散者，有手攜物件被擠落者，形形色色，實覺倉皇，想流民之圖，不能逾此。

▲北火車站僅四面空殼。記者今日下午三時許，由共和路沿京滬路軌向北火車站前進，該處難民甚多，有以戰事似停，或出而視察，或出而預備逃難者，人數極多，記者見路軌側地面，為日飛機投炸彈所轟炸之深穴，直徑約三碼有餘，其右側，為C字二二號機車，及O字一六號機車，兩節相連，O字二二號機車，因受炸彈轟，前部向西南傾斜，但二機車均未受損失，由此前進，至水亭後面，有炸彈巨穴一，直徑約六七碼，深約六英尺，再前進數十步，有炸彈孔二，直徑均可五六碼，再前進有P字八〇五號四等車一節，前部被炸毀，並炸死兵士一名，覆臥於車中，其右足則被炸飛於車之南面，更前進有炸穴五，均甚深大，行近旱橋下，有五號鐵甲車一列，自第十四迄十六三節全部被炸毀，上有被焚斃之兵士二，其左側之鐵棚車，已被焚毀，火尚未盡熄，臭氣異常，惟早

橋則仍如故，越旱橋而南，路局所屬之扶輪小學校房屋四間，全數炸毀，其側有〇字一四號機車，接連空車六輛一併焚毀，所餘者僅車架及輪盤耳；北浙江路及新民路角貨棧棚，被焚八間，北浙江路與界路轉角，工部局所設鐵門旁之防禦亭，已無敵人或外軍駐守，記者經過斯處時，可安然越過矣，殆進至站台時，則見北面四號月台及台下路軌均被炸毀，南面與界路相近之新屋，爲鐵道部辦公處之房屋，及正面候車室，票房電報房站長室，以及管理處等，全樓均被炸焚毀，所餘者僅四面牆壁耳，同時停靠鐵道部辦公處之郵局汽車第一五九八三號及一五六七二號兩輛全被焚毀，其餘各部份，則尚完整，此爲北火車站之大概情形。繞道至旱橋堍憲兵與警士鶴立，橋東一機頭，尙偉然聳峙於烈火中，機件已燬去，車頭旁磚房，諒爲又遭夫居憩處所，排比約五六間，亦被焚燬，橋西有五號鐵甲車一列，被日飛機炸燬多處，旱橋西（即南林里後面）行去約六十步，有一女屍擲斃道旁，約二十八九歲，相距約二三丈，又有一士兵裝束者陳屍路旁，身面遮覆棉衣，祇露一手於外，觀者尙多，穿南林里至新疆路，氣象尙佳，惟商店閉門，行人愁眉恐怖。

▲北四川路方面起大火。今日上午十一時許，北四川路虬江路口之鴻慶坊，被日人縱火

焚燒，以在兩軍警戒區域內，故無人往救，延燒至下午五時，奧迪安及上海大戲院等巨廈均成灰燼，火焰在空際招展，北四川路一帶商店見之，懼其蔓延波及，咸驚愕無所措，詳細情形無法調查，迨至五時二十分，始由公共租界救火車兩架，前往施救，但火勢猛烈，撲滅殊不易。

▲閘北方面大火後懸吊。閘北寶山路方面之火，至今日上午尚在焚燒中，記者於今晨九時許冒險繞道馳往察視，計寶山路天吉里三號房屋火勢正熾，該里沿馬路一號起以北市房十餘幢已付一炬，五區公安局亦被燒去，僅餘危牆一角未倒，該局對面靠北寶昌路起朝南直至虬江路附近資德堂藥店止，所有之店舖住戶均成焦土，其間為聯智里義品里第十三十四兩弄，成志小學，五區公安局戶口異動登記處，同發官醬園，黃順泰酒店，聚源菜館，美盛皮鞋店，寶和樓菜社，大怡染坊，中央鐵床店，糖菓店，南貨店，西服店，大醬園等，不下四百餘間，商務印書館亦完全燒去，該館附近中興軍服廠，對面東方圖書館，亦均殃及，據稱東方圖書館係於前晚八時被炸起火，燒至黎明始熄，聞商務印書館僅保有兵險五百萬元，香山路光裕里香興里一棟房屋約二三百間，記者抵該處時，已焚去三分之二，而烈焰飛騰，火勢尙熾，永興路小菜場對面由鳳凰菜館起焚燬約有

四百餘間，其中除後埠住戶外，沿馬路者大都爲鮮肉，豆腐，醃臘，油酒，雜貨，醬園，南貨，煙爨及吃食等店舖，其餘尙有多處被燒者，因在緊要軍事區域內，未能前往，乃仍繞道而返，惟查寶山路一帶其未燒之牆壁玻璃窗上彈痕纍纍，可見該處戰事之劇烈而情狀之慘，亦可謂極矣。

▲川沙日兵上岸被擊斃 有日兵五十名上岸，被該地七十八師兵士開砲，當場擊斃日兵四十七名，餘三名卽由我方兵士拘入隊伍中，自下川沙終日戒嚴，形勢嚴重。

## 一月三十一日

▲虹口方面入休戰狀態 晚間十一時○五分，滬北方面槍砲聲與炸彈聲又大作，經多方探問咸稱，日軍與我軍已在狄思成路嘉興路西華德路開火，北四川路橋沿蘇州河一帶橋南防守者，皆巡捕及萬國商團預備隊荷槍防守，而英領事館門首，則有西捕一人華捕四人把守，門內則有英軍守衛，記者向彼等詢問橋北槍聲是否激戰，據答此係日兵示威，並非開火云。

▲日艦開空炮吳淞虛驚 今日下午三時，吳淞口開進一英艦，白龍港外停泊之日艦開空

炮，表示迎接，吳淞市民驚恐異常，紛紛搭船逃來上海避難，若係私人履輪，費須六七十元，後經公安局通告，人心略定，七時許又有日本飛機四十餘架，自口外遠處洋面飛來，在要塞上空盤旋良久，嗣後有十餘架飛向滬方，餘皆回口外。

▲瀏河偷襲被我軍擊退 司令部消息，今日下午四時瀏河方面有日兵上陸，向我軍進攻，當由我軍擊退。

▲商團防守滬西無變化 中山路第四號橋樑，我軍有大隊布防，機關槍鋼砲密布，並設沙袋，白利南路梵王渡鐵路等皆有外國商團佈防，堆置大批沙袋並密置鐵網，故該處安穩如常。

▲我軍門械雖少亦能勝 連日戰爭，日軍兵力計有陸戰隊二千名，在鄉軍人及武裝便衣隊三千名，共計兵力五千，我軍連日在前線作戰，只有七十八師第五團所部，槍昨日日軍進佔北站，我軍始增二營，參加衝鋒，日軍兵力實倍我軍，且有飛機軍艦助戰，然卒爲我軍所敗，可見日軍戰鬥力之薄弱，據蔡軍長語新聞記者，現十九路軍全部已次第集中，日軍如仍不悟，縱增調數師團來滬，以十九路軍將士具必死之心亦不足一擊也。

▲英美總領事再作調解 今日英美兩國總領事在英領事官舍約中日兩方當局磋商避免戰

禍辦法，到有區壽年師長，吳鐵城市長，鹽澤司令官，村井總領事，及英美防軍司令，暨工部局總董麥克熬登，首由吳市長申述日方起釁經過情形，加以嚴厲之質問，並由區師長質問何故違背停戰信約，日方飾詞置辯，但表示願意設法避免戰禍，我方謂最妥善辦法，爲日方首先撤退至租界線內，英美防軍司令亦有同樣主張，態度尙爲公允，日方則尙須請示政府，以三日爲期，三日內雙方各不相攻，以待解決，據另一方面消息，我方在英領署提出停戰條件七項，須日方完全承認始可，七條件中，主要者有三：(一)日軍完全退出吳淞口以外，(二)賠償我一切損失，(三)向我政府道歉。

▲市政廳問忠告工部局。工部局市政廳問吳經熊氏，以日本飛機在空中翱翔示威，租界居民頗感不寧，從學理上言，租界地面上之空間係在中國所有範圍之內，惟租界現有占有權，故日人此種行爲非但侵略中國之權，即對於租界之中立地位亦公然藐視，故吳氏以市政廳問資格，向工部局提出忠告。

▲南車站逃難市民擁擠。今日滬上男女逃難赴杭之旅客，計達一萬以上，南火車站除仍開早快車等三班外，加臨時專車二班，該站共計售出票款一萬五千餘元之多，從未有之。

▲殘殺我同胞到處可見。今晨七時許，在虹口日人區域內，忽有大隊日兵及便衣日人對於華人，嚴加檢查，動輒凶毆，有一年約十餘齡之小孩，日軍在彼身上搜出小洋刀一把，日軍即以小洋刀將孩連戳三刀，頓時倒地身死。

▲商界聞人組織維持會。聞人虞洽卿、王曉籟、徐寄廩、黃任之、秦潤卿、張嘯林、杜明笙、史量才、張公權、劉鴻生、貝淞孫、錢新之、李復孫等發起組織上海地方維持會，從事於維持商業，調劑金融，救濟難民，分組進行，當場並認捐二萬餘元，充救濟難民之用。

## 二月一日

▲浦東高橋日兵隊上陸。今夜十時餘，日兵三百餘在浦東高橋光華火油公司碼頭上陸，步行向龍王廟方面而去，幸無意外事情發生。

▲虹口居民三夜不敢睡。蘇州河南岸，只有外白渡橋可暢行無阻，惟向北者寥寥無幾，向南者則汽車黃包車等脚接幾如鐵索，較前兩日更爲激增，難民不論婦孺老幼，均屬三日不睡之倦容，乍浦路口，則寂然無一行人，路內各弄口均駐有武裝日兵。



▲虹口捕房華捕均他調。在虹口方面之狄思威路捕房，哈爾濱捕房，及虹口捕房，所有華捕今日起因日軍不准通過不能上差，故已奉令分別往居住地界內之捕房報到上差，至該三捕房內之西捕頭，仍留在內，大門鐵柵關閉。

▲閘北居民今日悉遷出。今日下午我軍持白布標語，沿途令閘北居民遷移，並限在今晚十二時以前，故梅園路以迄西段大統路居民，無不趕於晚間走出，衣服等亦不得多帶，在租界一帶遙望，蘇州河北電燈均熄滅，黑黢黢，莫辨民房。

▲蘇州河橋上斷絕交通。北四川路橋於今晚五時以前本可通行，後以形勢危急，橋面由萬國商團英國軍隊把守，實行斷絕交通。

▲南市至龍華防得嚴密。今日下午三時，日艦一艘駛至十六鋪東門路附近，有日陸戰隊十餘人，離艦登岸，經我駐防軍及警士瞥見，前往趕催返艦，未曾衝突，龍華警備司令部附近，計家灣茂公橋一帶，我方開掘戰壕。

▲義勇軍開赴前線工作。救國義勇軍勵志社，經十九路軍改編為抗日決死隊第三大隊，委周啓範為隊長，於昨晚在南市公共體育場集合，當晚在龍華警備司令部暫宿，今晨始由漕河涇轉赴閘北，並開郵工義勇軍，市民聯合會義勇軍等均由教官率領，分赴閘北。

云。

▲各師旅長電願作後盾 今日劉峙、陳繼承、樓景榭、張礪生、蔣伏生等各師旅長均電蔡廷楷、蔣光鼐、戴戟三領首謂願作後盾，並已準備。

▲死傷枕藉其慘不忍睹 紅十字會救護隊今赴開北一帶救護受傷兵民，各慈善團體亦派代表隨往，在中山路青雲路天通庵路寶山路等處視察一週，最慘者，為六七歲之女孩，多被刺刀由陰戶戳入身死，有一苦力頸上被刺刀剜一洞而死，有一婦女被割去兩乳尙未氣絕，有一六七十歲之老人背一二三歲之孩童，似爲祖孫模樣，以帶捆紮，被刀連戳數刀而死於血泊中，諸如此類不可勝計，誠浩劫也。

▲日兵擊紅十字會會員 中國紅十字會爲救護北四川路江灣路蓬路等處難民起見，由會員蕭見賓持該會函件赴日本領事館商得村井領事許可，派日員隨同前往救護，至蓬路時日步哨加以檢查，正擬前進，日軍竟不理日領事館人員之通知，舉槍射擊，蕭等無奈，只得退回，日軍直視日來佛萬國公約於不顧，彼日本領事所派之專員亦無能力，誠世界空前之異聞也。

## 二月二日

▲美向中日提停戰四條 關於上海事件，國民政府接到美國照會，建議（一）中日兩方須即停止對敵行動，（二）雙方軍隊須即退至原防地位，（三）雙方區域須由中立國軍隊填駐，（四）所爭之點，雙方須即根據國際聯盟約及凱洛公約之下開始交涉，由各國參加，美國以同樣之照會，送致日本政府。

▲今送停戰辦法與芳澤 東京今晚六時，英美駐日大使將以上海停戰之詳細計劃，送致日外相芳澤，同時並將由各國相當長官訓令上海英美日總領事及鹽澤司令，將此計劃見諸實行。

▲瀏河南首發現三日艦 蔣光鼐蔡廷楷今日電何應欽云，據瀏河警戒部隊報告，今晨離瀏河南端二千米突處，見有日艦三艘，尙無特殊動作。

▲日軍進佔北山西路口 公共租界宣佈戒嚴，本定蘇州河以北，北江西路以東，爲日軍防範區域，北河南路寶山路口鐵門本爲租界義勇軍所防範，但日軍因老靶子路福生路爲戰事地點，故向西進佔，佔守北河南路寶山路口鐵門，義勇軍不得已即退守北河南路愛

而近路，今日起日軍得寸進尺，又向西前進，佔據北山西路界路口之鐵門，義勇軍退至克龍海路愛而近路華童公學，下午三時，北河南路寶山路口及北山西路界路口之日軍在鐵門內向火車站我軍發砲及用機關槍轟擊，我軍亦開放機關槍抵禦，雙方戰鬪甚烈，當時彈雨如注，住於北江西路愛而近路以南之一帶居民，均紛紛向南遷走，至傍晚六時，槍聲始息。

▲靶子路東日架砲埋雷 今晚六時，日兵在老靶子路東段嘉興路口，將該處源大商店主人拘入日本司令部，一面由日兵運進鋼砲三尊，排在屋頂上，並在樓下大門旁暗埋地雷炸彈。

▲日艦二艘開往長江去 吳淞口外三夾冰停泊之四日艦，於今晨三時半許，已有二艘開往長江方面而去。

▲浦東有兩砲幸未傷人 今日下午四時許，楊樹浦對過浦東陸家嘴方面突從楊樹浦飛來砲彈兩顆，一落於隆茂棧房牆壁上，當場轟倒牆壁一方，一落在馬永橋新馬路，轟斷電燈總線一段，今晚新馬路一帶電燈熄滅，居民益起恐慌。

▲各義勇軍都紛紛活動 上海各大學義勇軍聯合民衆團體，組織救護，敢死，看護隊，

決定明日上午九時，由小西門少年宣講團齊集出發，該隊全體，係由復旦大學義勇軍總司令張亦飛君率領，團員計四百餘人，市民聯合義勇軍二百餘名，今由總指揮王屏南率領，於下午一時開赴閘北。

▲十九路軍全體將士通電 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楷，戴戟等，今日通電全國，表示以純潔之心，純潔之血，貢於黨國，原文照錄如下：洛陽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林主席，汪院長，蔣委員，各院部長，各省市，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軍師旅長，各民衆團體，各報館均鑒，暴日貫徹其武力侵略之政策，傾其國力，意圖吞併我疆土，消滅我民族，東三省既被佔領，乃肆其兵威於長江流域，我不得已，乃有自衛之抵抗，中央政府因首都地位危險，時時在敵人炮火脅迫之下，應急利變，斷然不疑，遷都洛陽，與法都之遷波爾多，土都之遷安哥拉，同爲禦敵圖存之必要政策，武裝同志全國國民，方有安全行使職權之政府，以領導民衆鬥爭，不容懷疑，無可非難，方今寇益深入，國瀕於亡，血氣之倫，祇有發揮一致效死之精神，滌除詆排傾軋之惡勢，舉凡私見之異同，權利之夢幻，一洗而空，我十九路軍奉命守土，本捍患之天職，自衛之正義，洞胸斷首，萬衆一心，犧牲最後之一彈一卒，對於中國之遼遠，應援之困難，絕無顧慮，全國武裝同

志激發於愛國自衛之良心，人自爲戰，在其守土之下，敵來則與之死戰，成敗利鈍，不容計及，吾人深信能奮鬥者不滅之，服正義者得勝利，世界苟有公道，暴日斷不得逞，吾人尤切望於散處各方之中央委員政治領袖，發揮其極救危亡之抱負，致力應付存亡一髮之危局，古人有言，覆巢之下無完卵，不自救者其結果爲自殺，我十九路軍將以純潔之心，純潔之血，貢於黨國，貢於全民，邦人君子聽此最後之哀鳴，其亦鑒其至誠，宥兵懸直，蔣光鼐，蔡廷楷，戴戟，暨十九路師旅團長全體官兵同叩冬。

## 二月三日

▲今日清晨槍聲極稀少。昨夜十一點以後，浜北方仍有繼續之槍聲，截止今晨二時，在高處尚能聽到，當今晨零點四十分時，突有日機一度在空中飛翔，但旋即不見。

▲日艦四艘圍攻兩砲台。今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有日本第廿六聯隊驅逐艦二艘，自滬開出，至吳淞口外三夾水海面，會同原泊該處洋面之日艦二艘，首則亂鳴氣笛，繼舉紅旗，當即開砲向吳淞要塞南北兩砲台轟擊，要塞司令鄧振銓遂亦親督官兵以機關槍等還擊，同時有敵飛機十餘隻，滿佈要塞上空，拋擲炸彈二十餘枚，炸彈最大者有一百二十

磅，小者亦有四十磅，兩砲台略受損害，惟砲台全體官兵不稍示弱，一面開槍攻擊敵艦，一面用高射砲射擊敵機，至二時許，敵艦四艘中有一艦被射中要害，當即沉沒，其餘三艦，亦各受相當損害，但仍集中砲火向砲台攻擊，同時復有敵飛機一架，中我軍高射砲，墜落寶山城內，駕駛該機者二人當場斃命，雙方相持至下午五時一刻許，三敵艦不敵，逃出口外，敵機亦即飛去，是役要塞台兵死傷尙少，當開火時駐淞十九路軍亦即在沿江一帶助戰，淞濱居民紛紛向鄉間避難，當時秩序頗爲紛亂，據開寶山方面略有損害，敵艦在口外川沙縣境白龍港方面，要塞即嚴加戒備，當上午十一時半，吳淞口砲聲隆隆時，已起旋之商輪新甯紹，鄱陽，泰順，閩南，公平，寶華，寶豐等船，聞警後均紛紛駛回十六舖碼頭停泊。

▲日艦進攻白龍港砲聲 日兵艦數艘，今又在白龍港地方進攻，我軍抵抗，雙方開砲八十餘響，岸上駐軍陣線未動，日艦見無法可逞，向東開去。

▲虹口日兵大砲轟開北 今晨十時，在開北之日軍，分三路總攻擊，一路在寶山路，一路在廣東路口，一路在青雲路西寶興路，均以迫擊砲，機關槍爲前導衝鋒，先以大砲將我軍猛攻，我軍亦即以砲還擊，數分鐘即將日軍擊退，但仍開槍激戰，後廣東路青雲路

日軍亦均以大砲及機關槍向我軍猛攻，我軍亦用大砲迎戰，至十一時起，日機六隊每隊三隻，共十八隻飛翔天空，擲彈助戰，青雲路西至寶興路一帶，被炸燒燬民房甚多，苦少救火車前往施救，從昨晚起至今日下午三時止，我軍仍堅守原防，未有退讓。

▲大砲轟毀百餘間房屋。昨日傍晚至今晨。兩軍發生激戰，日兵用大砲轟擊，並以飛機擲彈，計有百餘間房屋被砲轟倒，計青雲路天壽里師壽坊二三兩弄樓房完全轟塌，約計四十五間，八字橋後姚郎村，共有樓屋二十餘間亦被轟倒，西寶興路恆裕里老虎灶，南星里過街樓及該里對面天福堂藥房，中國女子體育專門學校，亦被轟倒，又寶山路寶山里順泰里明德里寶興里東寶興里新寶興里廣安里及沿馬路各店舖不下千餘間，盡成一片焦土，此外尚有商務印書館對面之振興里，橫浜橋之九餘絲廠，江灣路之開林油漆公司，亦遭焚燬誠空前未有之浩劫也。

▲周家橋大火深夜未熄。滬西周家橋申新第一紗廠浜北，有日人所設之野村鋸木廠，於今日下午二時許起火，火光冲天，遠近皆見，直至深晚火勢尙熾，附近一帶，未聞砲聲，起火原因未明。

▲日機擲彈七八處起火。今日關北因日飛機擲炸彈，起火者約有七八處之多，火焰最烈



者爲寶山路虬江路東，其他青雲路亦焚燒甚久，午刻天潼路亦告火警，風向西南，故在河南路及泥城橋一帶盡被烟封，燒約三刻鐘而熄，但至深晚尙有火光，大致在北四川路一帶云。

▲愛文義路砲彈毀馬路。今日上午十一時，有日軍砲彈射入愛文義路卡德路口，立時爆發，該處馬路亦被炸成兩窟，一窟大約三尺圓形，深約六寸，又一窟大約一尺圓形，深約三寸餘，附近民房亦因震動牆裂，幸未傷人。

▲無線電台日人圖破壞。日方派出大批便衣隊，潛入華界擾亂治安，經軍警保衛團四出搜捕，今日便衣隊六人擬赴民國路上海無線電總台意圖破壞，經警團將該便衣隊六人捕獲解局訊究。

▲火燒持中並殺校役多人。今日下午四時，駐防江灣路一帶之日軍，突爾侵入該處持志學院中學部，當衝入時，立將該院門警用刀慘殺，同時並侵入該院內部，將該院男女備役十餘人驅逐一隅，立時用槍擊斃，繼續侵入該院三樓大宿舍，二樓教室禮堂等處，縱火焚燒，致該院所有大批圖書儀器及房屋全被焚燬。

三月四日

▲我軍砲幾中日司令部。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三時，我兵發砲甚佳，日兵司令部中三彈，一彈落在牆外，頓時爆發，一彈落在二百碼距離之房屋上，即起黑烟，一彈落在百碼相近露天游泳池後，亦爆發，日本小學幾乎被包圍在砲火之中，六三花園日兵之前時曾被我軍包圍，後得援軍救出，此後即在淞滬鐵路上對抗，機關槍聲與步槍聲震徹遠近，日兵不及我軍奮勇，情勢極危險。

▲虹口關北日兵吃敗仗。今日下午二時至三時，青雲路虬江路方面，我軍與日軍激戰最烈，砲聲機關槍聲接連不絕，至下午五時，虬江路方面敵兵不支，由邢家木橋退出北四川路，向狄司威路退却，狀極狼狽，死傷滿途，未及拖去，又下午四時，我國義勇軍，佔據狄司威路，又關北寶山路一帶之日軍，昨晨起迭向我軍衝擊，並以大砲掃射，我軍還砲抵禦，義勇軍則追襲後方包圍，日軍前後受敵，於昨日下午六時向沈家灣方面退卻。

▲獲砲九尊機槍十餘架。

北四川路橫浜橋北一役，我方義勇軍司令部奪下十二門大砲九

尊，機槍十三架，所獲步槍亦不在少數。

▲六十師接調七十八師。六十師一百廿旅第四團團長楊昌璜謂，七十八師一五六旅第五六團將士，自廿八晚起即陸續抵滬，已有七晝夜，早夕作戰，十分勞頓，乃由我六十師師長沈克讓，請准軍長，由我軍開赴前線迎戰，調前敵將士，退赴後方休息佈防，除第一團已於前三天先開赴北火車站駐防外，第四團第六團於昨晚十一時開赴前方迎敵，由一百二十旅旅長鄧志方指揮作戰，現一團任右翼，駐守寶山路北車站一帶，四團在中線駐守天通菴，寶昌路，寶山路一帶，六團任左翼，駐守青雲路西寶興路北四川路一帶。

▲龍王廟日本飛機失蹤。浦東龍王廟砲台方面，今日下午三時許，日飛機又往擲彈，第一次日飛機有六隻飛至龍王廟方面，後僅飛回四隻，第二次又飛去八隻，僅飛回五六隻，失蹤之飛機是否被龍王廟方面我軍擊落，無從調查。

▲日艦攻吳淞被我擊退。今日正午另時二十分許，敵艦復大舉來攻，砲火較前更為激烈，並有敵海軍陸戰隊分頭在寶山城北及砲台灣車站前洋碼頭，由敵艦砲火掩護登岸，希圖攻擊砲台正面，經要塞守備兵會同十九路軍將敵兵擊退，同時吳淞張華浜對江老鼠沙，敵兵登岸擾亂後方，下午二時許，復有敵艦五艘（連前共十三艘），及飛機八九架駕

駛至吳淞口加入作戰，一時砲台方面砲聲連綿不斷，聲震天地，又今日下午一時吳淞口突來日飛機四架，日艦四艘，向砲台攻擊，我方爲自衛計，開砲還擊，擊沉日飛機一架，日艦一艘，尚有一日艦受重創，下午三時又來日飛機五架，日艦四艘，向砲台攻擊，我方嚴守不發一砲，日軍以爲無人，即派陸戰隊登岸，至近火線，我方用機槍掃射，日軍死傷甚多，並俘虜五百餘人。

▲蘇州河以北紅光滿天。今日上午十時許，北河南路北山西路等處起火，延燒頗烈，聞自西華德路起至北山西路計起火有八處之多，至晚間尙未熄滅，又日軍自清晨六時起即頻頻用大砲攻擊，時天雨兼下細雪，至九時二十分在東寶興路與福生路一帶先告火警，一時烈焰騰空，愈燒愈大，火舌炮聲槍聲亦以此時爲最密，不久文監師路德興里又失火，租界救火車卽往救熄，至十時，沈家灣以北與天通菴方面亦起濃煙，惟所燒範圍與時間盡未如東寶興路之廣大，過午約一時左右，由東來日機三架，先圍繞濃煙處數週，繼兩架飛向滬西，一架飛南市，旋由滬西飛回二日機，在開北大統路中山路等處擲彈，又龍華亦被擲一彈，落於曠地，無甚損失。

▲法租界日人亦擲炸彈。今日下午三時三十分，法租界八仙橋鴻裕坊附近有一日人拋擲

炸彈，炸死一老嫗，日人即被拘入捕房。

▲閘北鴻興路流彈傷人 今日下午閘北鴻興路三號門口，有一甬人何阿銀（四十六歲），左肩中一流彈，經送醫院敷藥後，旋即他去。

## 二月五日

▲北四川路今晨之激戰 今晨半時，日軍爲欲保持其北四川路底司令部，捲土重來，用大砲轟我陣地，連續不絕，至一時二十分，大砲聲未停，我方亦以機關槍步槍及小砲奮勇迎擊，日方仍不得逞，在寶山路方面，則並無戰事，在北河南路口北望，祇見一點三刻時，相近虬江路方面房屋，又有一處起火，火光燭天，數處幾混成一片。

▲日便衣隊襲南市失敗 今晚八時半，泊在日清碼頭浦邊之一灰色驅逐艦上，忽然放射探海燈，向小南門城內中華路上南市救火會瞭望台燭照，約三五分鐘即止，沿浦一帶防兵，看見後立刻加緊巡查，至八時三刻，有憲兵一大隊，會同南市保衛團第○隊○○名，在董家渡方面大達、大通兩碼頭之間巡邏，忽見黑沉沉之浦江中，有一隻小汽油拖帶兩只小划子船，由浦東方面向浦西開來，船上燈火全無，當離浦邊一丈地位時，我方

兵以在戒嚴時間，不准船隻往來，即向汽油船高呼問口令，不聞回答，再用電筒照視，不料一舉手，汽船上突向我憲兵開槍，憲兵保衛團等見後，立刻分散伏地，亦放步槍還擊，汽船上除用盒子砲步槍外，並開機關槍，我方以自衛起見，亦開機槍對擊，一區公安局聞警，立派幹警到場協助，一時槍聲密如連珠，浦邊居民，驚慌失聲，均從樓上逃至樓下，雙方約戰二十分鐘，汽油船不支，轉舵向東逃去，我方未有傷亡，事後調查，知汽油船完全日本便衣暴徒，小划子船內則係火油等烈性爆發物，蓋欲偷渡上岸，以圖潛至小南門中華路，將救火瞭望臺炸去，然後到各處放火擾亂人心，乘機進攻，此種狡猾手段，令人咋舌。

▲我飛機初次交戰大勝。今日上午十一點半，我國飛機隊與日機隊在真茹天空上初次會戰，我軍奮勇異常，連戰皆勝，日機師膽戰心驚，莫不曳尾而逃。

▲鄉人爭看火燒日飛機。今日下午十一時半，有十九路軍兵士一營，由後方趁車到真茹，停於車站，將運送前方，此時日機十餘架，自東飛來，本擬炸燬國際無線電台，忽見我方援軍，即擲彈進攻，其擲彈七枚，三彈落站東空地，深均丈餘，二彈落月台上，二彈落車上，我軍當即發砲還擊，並有京來飛機多架，飛至高處，夾攻日機，擊落一架，

隔四十分鐘，日機再來，又被擊落二架，日機飛來擲炸時，該站職員均機警先走避，故未受傷，月台之左右兩角，均着一彈，屋面被炸，木板鐵皮，亦均飛至數丈之外，售票室職員室候車室等四面玻璃窗亦皆震碎，零亂不堪，其餘尚無損壞，日機圖炸該站時，兵士大多避走脫險，故雖落彈二枚（在第五、六兩節），作燬二車廂，死傷尙少，暨南大學科學館被炸燬一角，當日機紛紛擲彈時，我軍即用高射砲機關槍步槍等迎擊，當即先後擊傷日機二架，一落於東站南首空地，自行焚燒，日機師等三人均焚死，機師所帶之手槍三支，機關槍二架，均被焚壞，機身甚大，祇贖骨骼，機頭有「三殺航空株式會社修理昭和六年七月十八日」字樣，羣衆圍觀者甚衆，均各攜另件，謂此作抗日之紀念，另有日機一架，被擊受傷，飛墜於南翔地界，又聞北方面，我軍用高射砲瞄準，擊中一日機，落於交通路大洋橋以西小洋橋附近，日機師二名身着藏青嘔吱西裝，當時燒死，該處一帶平民聞之，爭往觀看。

▲日軍反攻三路皆敗退。今日聞北戰事情形，以天通菴火車站一帶爲最劇烈，奧迪安影戲院後面邢家橋路次之，北火車站與福生路一帶又次之，除第一路飛機助戰外，第二三兩路，各以鐵甲車三四輛猛烈衝鋒，然結果均未得逞，第二路軍及鐵甲車皆大敗。全軍

覆沒，無一生還者。

▲吳淞公私房屋損失大。下午一時，突有敵飛機六架，自滬飛出張華浜京滬杭甬兩路工廠，拋擲炸彈十餘枚，幸均未中，大都墜落於糧米站碼頭之鐵軌兩旁，一彈落甘家橋馬姓草棚上未炸，復有一彈落鐵路煤棧，即爆發，當將煤數十噸炸去，煤塊滿空飛舞，幸管棧員工迅速逃避，未受傷害，另有一彈落浜南徐家灣田間，炸一大坑，嗣經駐軍用高射砲及步槍射擊，始向南逃去，旋至四時許復有敵機二架飛至吳淞，並未擲炸彈即行離去。

## 二月六日

即壬申年正月九日

▲晨火勢稍殺槍聲亦稀。虬江路交通路附近，因昨午日機擲炸彈起火，延燒地點在德馨坊一帶，午後火勢甚熾，傍晚稍戢，至今晨三時，餘燼復燃，登高北望，紅光蔽天，該處民房，已成焦土矣，鎗聲極稀，間有一二聲，似係前哨防禦所發。

▲日兵武攻八字橋失敗。聞北線自五月廿八號起，迄今已有九日，其間日軍曾兩次向我軍總攻，均未得逞，日兵死傷，據日軍司令部自稱，僅三百〇三人，實際至少有一千



人，現由野村來滬指揮，因租界方面受到拘束，決計變更戰略，將戰線延長，改由虹口公園北部正北而進攻，以前戰線，自北火車站起沿老靶子路北四川路經江灣路天通菴路車站左近，達青雲路爲止，現聞野村注重虹口公園北面，已決定由青雲路延長，沿河北沿至公興路八字橋，向公興路一帶正北包抄進攻，今日正午十一許，有日軍用飛機九架，在閘北北部投擲炸彈，未幾又有日海軍陸戰隊一中隊約百餘名，特飛機掩護，襲擊公興路八字橋，我方用大砲掩護，仍將敵軍擊退，至十二時，敵飛機亦改向真茹轟炸。

▲**倚攻天通菴車站失敗** 今日上午八時許，日軍二十餘，曾在天通菴車站方面，向車站衝鋒二次，均被我軍擊退，東寶興路在九時許，亦有同樣衝鋒，亦被我軍擊退。

▲**美通告日軍限期撤兵** 美國會同各大國，通告日本於二月十一日之前撤退在中國之日軍。

▲**日機有戒心不敢低飛** 今日上午有日飛機十六架，在南翔真如方面投擲炸彈，分兩隊而來，每隊八架，兩路進攻，我機見後，立刻飛起作戰，約十餘分鐘，將日機一架打落在大場稻田內，頓時焚燬，祇存鋼骨，又日機隊今日改易戰略，每三機炸機成一小队，其上又有飛行較速之偵探機追隨祖護，雖經高射砲之射擊，但因日機飛行頗高，不易擊

中。

▲今日日兵又到一千餘。今午日艦一艘，開進滬淞口，泊於匯山碼頭，有陸軍一千五百名上陸，帶來炮彈三百箱，槍彈五百箱，當夜加入前線作戰。

▲拾荒人可疑係一日探。今日下午三時許，有日人一名，喬裝拾垃圾之苦力，衣衫襤褸，手挽破竹筐一只，自浦東楊家渡擺渡到東門路碼頭上岸，有人以其形跡可疑，向其盤詰，該日人不諳華語，瞳目不答，遂由南市保衛團團員將其拘捕，會同警察解送小南門公安局審訊，聞該日人曾經一度搜查，尚無危險物品攜帶，大約係日方偵探。

▲不顧公法炸傷美女醫。紅十字會美國女士 Love Rankin，昨晨赴真如，詎當下午十時，正在暨南大學門前工作時，為日飛機所見，擲下一彈，落於距離六尺之地上，當時有一汽車被炸翻倒，地上亦陷一大洞，女醫士一臂受傷，仆地後為泥土所掩，後經人救出，送醫院求治。

## 二月七日

▲蘆蕩浜我軍擊退日兵。日軍既不能在吳淞前後上陸，今日下午由滬開大批鐵車，由軍

工路前往蘊藻浜以南向我軍陣地猛攻，在下午四時三十分，戰事最烈，吾軍奮勇抵抗，日軍不支，又失敗，惟吳淞鎮上着彈，火起多處，砲台方面因日軍上次上死傷六七百人，不敢貿然登陸，寶山至瀏河，吾軍亦嚴密佈防，故自吳淞鎮北至砲台轉西沿江一帶均無動靜，開北方面，日軍屢次失敗，現在固守，聞援軍開到，圖再起云。

▲日海陸空軍聯合來犯。敵軍鑒於兩次進攻砲台失敗，變更戰略，決由陸路進攻，當令晨雙方未開火前，先有敵機十餘架，自楊樹浦方面沿淞滬路線飛至吳淞，沿途在江灣高境廟吳淞等處，拋擲炸彈多枚，最後向要塞擲彈十餘枚，始分飛各處，及至九時又派鐵甲車二輛，及機器腳踏車十餘輛並由卡車十餘輛裝載日軍六百名，經楊樹浦軍工路，沿黃浦江駛至張華浜，圖攻蘊藻浜車站，一面又有敵艦二艘載日兵五六百名，駛之高橋沙光華火油棧前面浦中，用鐵駁船二艘，渡至糧米碼頭登陸，即會同鐵甲車，十時許，與我軍接觸，日軍由日艦及飛機掩護而進，十一時許，敵軍前線在蘊藻浜車站西外揚旗甘家橋軍工路糧米站一帶，我軍前線在蘊藻浜車站揚旗，開火之後，甘家橋附近各處草棚即被日兵縱火焚燬，至下午一時許，復有日艦三艘開至，雙方激戰極為劇烈，敵軍頗有死傷，我軍則堅持原有防地，絕不後退，吳淞西鎮適當火線，在下午四時許已有多處着

彈起火，至五時許，卡車六輛滿裝洋松板木藤繩均由日兵駕駛運往吳淞，聞係因蘆蕩浜所有橋樑均被我軍炸燬，預備將此等木料在河面搭架浮橋，但據我方軍界消息，十九軍在吳淞各處架設新砲，並在蘆蕩浜南有極堅固之防禦工程，日軍雖聲言欲於二十四小時內佔領吳淞，必致仍歸夢想，停泊高橋沙相近浦江中之日艦五艘，吳淞口外日艦四艘，但以有一英國兵艦夾泊其中，未能向我方開砲，因此海陸空會攻吳淞之計劃，在海軍方面已告失敗，復有日機七八只在吳淞一帶冒雨擲彈，我方以高射砲還擊，致日機不敢低飛，同時日機以暴風雨及稀霧，感受空中氣壓之不便，未敢逗留即飛回母艦。

▲**甬興輪進口幾中炸彈**

今晨由寧波開來之甬興輪，駛至吳淞口時，因口外有日艦十四艘，排成一字形，艦上砲口均對準吳淞砲台，見甬興經過，彼等極為注意，開鎗吳淞口

後，日艦七艘，停在浦中鳴槍示威，同時飛機天空軋軋作響，在甬興輪上空盤旋良久。

▲**閘北我軍堅守敵失利**

日軍昨晚十時，向我軍進襲，激戰一時許，經我軍奮勇應戰，

將其擊退，敵受重創，此後又入休戰狀態中，並無十分動靜，至今日正午十二時許，日兵復以飛機大砲向八字橋我軍防地猛轟，同時以機關槍小鋼砲連續射擊，我軍當亦奮起抗敵，迎頭痛擊，一部份且抄襲日兵後方，日兵不敵，向後潰退，是役也，戰約一時許

，斃敵甚衆。

▲天通庵路擊落日飛機。今日上午十時，有日機七架，自北方飛至天通庵路，連擲炸彈十數枚，無重大損失，後被我軍以步槍射中機前螺旋槳，當即落下一架，機中三人已粉碎不成人形，其餘六日機即行逃逸。

▲寶山路一帶數處起火。今日九時後，日飛機至天通庵車站，投擲炸彈數枚，虹口花園日軍又用大砲頻頻向西地轟擊，寶山路天通庵路口先行起火，至午後另點一刻，香山路與永興路相繼起火，下午二時許望見寶山路福生路之火向東延燒，逐步燒去，竟有燒近北四川路氣象，虬江路北鼎元里尙好，南鼎元里亦有數棟房屋燒去。

▲日兵殘殺同胞不停手。住於虹口一帶居民及路過虹口之華人，連日被日兵拘去殺傷者，不知凡幾，今日由工部局醫院送往仁濟醫院傷人又有三人，又虹口靶子場日兵營於今晨放出受傷市民三人，由救護隊送至同仁醫院醫治者又三人，又今日八時許由八字橋敗退之日兵一小隊，約三十餘人，望物華路香烟橋東首之草棚內乞食，該處居民等已遷徙，祇有江北苦力百餘人，尙留該處，見兵乞食，向代索價，乃起衝突，詎日兵竟用刺刀向苦力戮斃三人，其他苦力，觀狀駭極，方爲備飯，予以早餐，該項敗兵，始飽食而

去。

▲流彈及租界死傷民衆 今日下午三時半，提籃橋巡捕房送入同仁醫院傷人二名，據云，當行從狄思威路歐嘉路時，祇聞轟然一聲，此後卽失知覺，未知爲何物受傷，想係炸彈也，又今日下午三時四十分，忽有日軍所發砲彈一顆，射入白克路卡爾亞影戲院後面，懷德里底一百十二號，嵌在後牆磚內，幸未傷人。

## 二月八日

▲吳淞浜南死日兵逾千 今日自晨至暮，吳淞蘆藻浜方面雙方砲火未停，至下午四時後，日軍又來猛攻，我軍變更陣線，運用調虎離山之法，預伏陷阱，日軍未察，拚命爭先，我軍下令包抄，沖來日軍，遂困在重圍，我軍再用機關槍掃射，計擊斃約千人，又近永安紗廠之橋樑，早經截斷，我軍據河以守，日軍今日運去木料甚多，希在砲火掩護之下搭橋前進，亦經我軍濶高掃射傷亡枕藉，我軍並獲得木料甚多，又今日下午三時半，聞北香烟橋方面，我軍與日交戰，日軍首取攻勢，嗣以失敗，乃退取守勢，專以機關槍砲大砲向我軍陣地亂轟，但我軍深伏，敵不得逞，又晚八時，日軍圍襲北車站，自新民

路開槍射擊我軍，被我軍擊退，乘勢衝鋒，由中州路穿過赫可克而路，至老靶子路，日兵敗退北四川路海甯路，同時由香烟橋退至嘉興路至斐倫路，以達沈家灣，日兵七零八落，死傷甚衆，當繳戰時，槍彈滿飛，秩序大亂，中西捕均避入虹口捕房，至十一點三刻，敗退之日軍增援，又來反攻，我軍以機關槍掃射，一時密如聯珠，日軍無鬥志，仍向虹口方面避去，我軍亦不追擊，未幾即停。

▲我軍與敵在吳淞肉搏。敵軍於今晨拂曉起，截止下午三時，衝鋒達十數次之多，據日傷兵談，今晨衝鋒，曾有數度之肉搏，日陸軍調滬，即爲鋒衝與肉搏戰之用，然今日仍未獲得效果，且有三四輛鐵甲車爲我所敗。

▲聞北我軍斃敵軍百餘。今晨八時左右，江灣路附近敵方突又以大炮我軍陣地頻頻射放，惟爲時甚暫，且其軍隊亦未向我衝入，故我軍仍處以鎮靜態度，並未還擊，測其用意，雖有進攻之企圖，然因莫測我方之底蘊，是以僅作示威而退，正午十二時許，敵軍有千餘人，忽又轉由克朋路西寶興路兩路，向我軍猛攻，先以野戰砲連轟十餘發，繼之以小鋼砲機關槍，當其死力衝入時，拚命用手榴彈對我軍士拋擲，我軍見其來勢凶惡，亦即全體出擊，惟爲避免無謂之犧牲起見，於激戰二小時後，即分地向兩旁避讓，敵軍驟

隙而進，將進至鐵道時，不意我伏軍四起襲擊，先退之軍士亦乘勢反攻，將日兵截成四處，雖欲急退，其勢已不可能，結果被我軍擊殺七百餘人，餘均紛紛向克朋路從橫溪橋方面逃命。

▲我軍用砲攻又勝敵軍。今晨我方以臼炮轟攻虹口狄思威路一帶日軍，日方無法抵抗，十分狼狽，至十時許，日方始派陸戰隊一隊由奧迪安戲院廢址後，沿虬江路衝往閘北，擬將我方臼砲隊迫走，陸戰隊出發後不久，即聞北四川路西有尖銳之機關槍聲，而我方臼砲聲則仍舊隆隆震耳，陸戰隊已全隊覆沒矣。

▲閘北日機忽自動降落。今日午後有日機一架，忽然降落於閘北太陽廟附近，該機未經我軍射擊，自動落地者，想係下地偵察軍情或因機油燃盡，當被我軍察知，將該機扣留，併捕獲機師四人，機身完好，並無損壞。

▲租界有流彈治安堪虞。泥城橋西鴻音里某號屋後，迫近河浜，今日下午突由天空落下長可三寸粗若茶盃之巨彈一枚，炸碎舊木一段滾入河中，又辛家花園後面之空地上，今晨七時，飛落巨彈一枚，約四寸多長，未傷人，又午後二時許，發現兩砲彈一彈在海甯路南高壽里對面之某弄內，一彈在文監師路華商別墅對面廁所內，均未爆發，又下午二



時，落下炮彈二枚，在北浙江路龍吉里主義烟草公司附近，均未爆炸。

▲便衣隊帶有三種符號。日軍屢次失敗後，即派員分赴滬西一帶，收買無知華人，組織便衣隊，以四十元一日之代價，令其前往華界，用種種方法，擾亂我方秩序，茲經探悉，該項便衣隊，現已混入華界者已達二三百人，其所佩符號，約可分為下列三種，（一）上紅下白者，為參戰之便衣隊，（二）身藏日本銀幣一枚者，為擾亂後方者之符號，（三）胸藏黃色布章，章上蓋有「青年吳友會」字樣者，即係日本間諜。

## 二月九日

▲橫浜橋日兵深夜偷襲。今晚北四川路橫浜橋方面忽又起火，紅光燭天，俄而槍聲大作，間亦雜以炮聲，蓋東寶興路方之日兵又向我軍襲擊，我軍大刀隊機關槍手溜彈等齊行殺出，戰約半小時，敵兵不支敗退，槍聲遂即停止，至深夜，岑寂無聲，已入於休戰狀態，惟火勢仍烈，民房不少被燬。

▲保衛團加入作戰。日軍於昨日下午四時復派大隊進攻永安紗廠之黃泥塘，結果仍失敗，下午七時許，沿南泗塘河之黑橋侯家浜徐家灣趙家浜甯家宅等地之敵約千餘名，

復向我軍猛攻，但結果仍被我軍擊退，是役我軍曾有東唐家橋之殷行保衛團亦加入作戰，並因該處防地甚爲空虛，故由江灣方面調來軍隊，雙方激戰至九時許，日軍不支而退。

▲鞭撻隨之爲狀至悽慘。今晨七時蘊藻浜方面雖槍聲頻起，但係哨兵接觸，故不久卽歸甯靖，據自張華浜逃出難民稱，蘊藻浜車站後面之楊家宅，完全被砲火所燬，張華浜車站及鐵路第六小學及附近民房，均被敵兵佔住，該處未及逃出之一般鄉民，均被日軍拉去，男子搬運軍火，女子燒飯，稍一反抗，卽鞭撻隨之，爲狀至慘。

▲敵軍心大亂自相酷殺。前日日軍由軍工路攻擊吳淞，以海軍陸戰隊作前鋒，而以新到之大隊陸軍爲後援，顧陸戰隊連日受十九路截擊，元氣大傷，士兵均無戰志，不類充作前鋒，陸軍方面見陸戰隊臨陣畏卻，乃以機關槍掃射，逼令前驅，因此陸戰隊死傷二百餘人，一時軍心大亂，最後仍由陸軍大隊奮勇前攻，而十九路軍守防有方，卒不得逞。

▲吳淞方面敵準備再攻。今日吳淞方面戰事，敵軍兵艦及飛機，除於晨間以大炮及炸彈，繼續向蘊藻浜吳淞砲台及寶山縣城三處轟擊，經我軍還擊，未幾卽告停止外，海陸軍隊未曾參加作戰，敵軍現以吳淞造船廠爲司令部，陸軍九千餘人，由下院團長指揮，陸

軍陸戰隊，即由上村指揮，其正面蘆溝浜左岸本部隊約三千人接替，右翼軍工路，左翼陸家宅河畔，亦積極從事布置，擬完全改由陸軍充前衛，並布置十四英寸口徑之大炮，數門於中衛後部，以爲掩護陸軍衝鋒之用，同時並抽調軍隊，增厚實力，關野村亦親往查看。

▲閘北日敗後仍在調撥 閘北一帶我軍，屢次擊敗進攻之日兵，十餘日來，始終堅守原防，不入租界今日日方因死傷甚多，進攻不甚劇烈，一面調派援軍，自胡家木橋香烟橋一帶開至北四川路，預料布置稍妥，又將對我進攻。

▲閘北日飛機又來擲彈 今午十一時許，日本飛機又在閘北天空盤旋擲下炸彈約百枚，惟俱係爆炸彈，非流磺彈，故除毀傷民房踐害平民外，幸未起火，又十二時二十分，天通巷路廣東醫院，被日機擲彈，炸毀一部，其中傷兵傷民祇救出七人。

▲總指揮蔣光鼐之表示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關於中日戰事發表談話如下，當歐戰結束時，全世界渴望和平，一方面痛心疾首於歐戰時所受生命財產之喪失，一方面希望世界各國之根本覺悟，故國際聯盟成立之始，聞者莫不雀躍，以爲和平基礎於此可期，美國政府復有華盛頓會議之召集，無非欲達到世界正真和平之目的，迨九國公約簽訂，

而舉世認不獨爲中國主權得有保障，且爲世界和平之先聲，及凱洛非戰公約成，而和平之希望愈大，我國本回來酷愛和平之主旨，爲簽訂上述公約之一國，不獨嚴守公約之條文，且尊重公約之精神，此皆舉世所共見者也，所惜者，中國和平之善意爲鄰國日本所不諒，一再侵犯我主權，卽一再回背國際之協定，我人於此，不禁回憶歐戰之慘狀如在目前，然中國固以保守世界和平爲職志，故對於日本破壞世界和平之舉，斷所不容，用將舉國一心，竭其全力，以維護現被摧毀之國際公約，蓋保障我國家，卽所以維持世界之和平耳，成敗利鈍，非所計也。

▲十九軍電請各界援助 各報館各團體暨各界同胞均鑒，自上月二十八日夜，暴日攻擊上海，我軍爲自衛計，以武力抵抗，血戰經旬，暴日竭海陸空之力，與我搏戰，死傷枕藉，卒不得逞，我軍擄獲擊落日鐵甲車飛機甚多，光鼎等激於自衛之神聖義務，且信國際間終有正義，公道可憑，官兵忠勇，有死無退，海內外同胞同志於民族國家之危難，祈一致奮起，予以精神，物質的援助，不勝感禱，蔣光鼐，蔡廷楷，戴戟叩。

二月十日

▲毀敵鐵甲車斃敵騎兵。目下日兵配置，自老靶子路沿北四川路，人數不多，其大部份東起狄思威路，沿江灣路經天通庵路青雲路，北達體育會路，而主力則集中於虹口公園，在虹口公園之西面轉角處，敵軍配有野戰炮數門，鐵甲車及騎兵等，亦多集中於此，今日雙方除以遠距離之炮戰，及敵軍以飛機向我軍襲擊外，在上午九時，在江灣路體育會路附近，略有戰事，據日方自供，在距離該路五百碼之持志大學左側，及虹口公園西北角之露天游泳池後面，中日兩軍發生戰事，日軍以鐵甲車兩輛，及騎兵等數百兵，激戰歷一小時，日軍不支而退，鐵甲汽車，於急馳圖逃時，有一輛落壕溝中，不能移動，乃爲我軍炮火所毀，並斃敵騎兵數十名，輕重傷者亦甚多。

▲日機墮落機師無生還。日飛機一架，今日在青雲路橋境，已片片碎，機內四日人殞其三，一日人尙思掙扎，當爲我軍擊斃。

▲敵兵增加一萬援滬戰。日政府擬再調陸軍一萬，加入滬戰，今已有二千人登陸，並有輸糧艦一艘，載大批糧食外，尙有鉅額之軍械卸運上陸。

二月十一日

▲南市方面軍警戒備嚴。今晚南市方面，因日領向市府電詢一節，深恐日兵藉此挑釁，略有謠言，故軍警戒備甚嚴。

▲今日開北無劇烈戰爭。今晨五時至黃昏六時，開北無激烈戰爭，沿寶山路至八字橋之間有斷續槍聲砲聲，但盡屬日方射擊，我軍未多還擊。

▲我軍擊退日方偵查隊。今日下午另時三十分，天通庵路發現日軍一小隊，擬專於偵察我軍陣線，被我伏軍於傍面截擊，死傷十餘人，僅二三人生還。

▲我軍截護日方坦克車。吳淞同濟路敵軍以坦克車，開向我陣地而來，我軍用手榴彈截獲二輛，敵復用大砲還轟，但我軍態度鎮靜，毫不在意，且亦不輕以大砲還轟，敵雖迭次來攻，但均不經一殺，現我軍堅守防地，遇敵來則大殺一陣，敵退則亦不追云。

▲同濟大學已彈痕疊疊。同濟大學科學館被砲彈轟得百孔千瘡，電氣處宿舍教室等亦均彈痕疊疊，客室之桌椅書籍文具等縱橫滿地，凌亂不堪，而宿舍之學生箱籠舖蓋等物，已空無所有，據聞係當地痞棍所劫，足球場內地面上中大砲彈兩枚彈孔，深約數尺，噫，日人蓄意毀我文化，於此概可想見。

▲吳淞民房被炸轟甚多。日機在淞擲彈時，必定成羣結隊，虛張聲勢，但是我軍早有預

伏，高射砲之轟擊，奇峯突出，無一定地位，昨午起，日機四次至淞拋擲炸彈，今日除將同濟大學炸毀外，其他遭炸者，計有（一）中國公學鐘樓，（二）吳淞無線電桿，炸斷一根，（三）水產學校後面房屋炸去二間，（四）同濟路東西旱道口城，（寶山）淞（吳淞）楊（楊行）車站房屋完全被燬，（五）楊行東首馬君武與居正住宅後面房屋，炸去三間，（六）國民製粉廠，炸去屋頂一角，至於吳淞鎮上，沿浦江一帶市房，十分之九，皆被炸壞，裏馬路至今日止，並無損失，永安紗廠之高煙囪，及金城牌香煙廣告木牌，日機屢次作爲投擲炸彈目標，至今無恙。

▲老百姓贊美十九路軍 由閩北繞道至吳淞，約有六十餘里，經過之小鎮，如大場，顧家宅，劉行，楊行，數處從滬太路折入寶山路東西旱道，逃難盈千，其中一小部份，露宿在楊行橋東首二區救火會內，飲食不常，狀殊淒慘，據一老者云，此種痛苦，勝過於前清洪楊之役，蓋昔者均用刀銃，百步之內，方能殺人，今則槍炮流彈，隨處可及，往往老百姓見斷送於不知不覺間，所幸十九路士兵，保國衛民，和藹可親，我家住楊行之東，離吳淞火線不遠，當日艦開放大炮時，士兵輒向老百姓安慰云，這種大炮，不過嚇嚇人，因爲他們不敢衝鋒，單靠大砲攻擊，想嚇退我們，但我十九路軍兵士，身經幾十

次戰爭，聽了炮聲，如聞爆竹，反而增加前線，兵士的勇氣，老者言畢，舉起大姆指曰：十九軍，那摩溫。

▲自兵使用達姆達姆彈。據救濟機關報告，於七八兩日，在吳淞受傷將士均受有達姆達姆彈(Dum Dum)之槍傷，射入口雖小，而射出口每成極大之裂創，治愈甚難，痛苦非常，所以一八九九年海牙和平會議議決禁止施用，日人竟違反海牙議決條件而用之，可謂殘忍達於極點。

## 二月十二日

▲晨八至十二雙方停戰。因戰區災民傷者疊疊，救護人員均不得前進營救男女老幼無法逃避，飢無食渴無飲者亦已多日矣，因而餓死者時有所聞，昨日下午一時半，英總領事壁約翰偕同萬國義勇團司令部皮而少校徇西教士之請，特赴市政府面謁吳市長，請通知我方軍事常局，於今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二時止，於開北寶山路、寶興路、虬江路一帶雙方暫時停止攻擊四小時，由皮而少校督率救護團體前往戰區，設法救護該區域內災民，我方軍事常局即允許，英領等與日方亦同樣商妥。



▲蘆漢方面之戰爭 今晨六時張華浜方面日兵七八百人，由野戰砲及飛機之掩護，大舉來犯，同時又向該地附近之曹家橋攻擊，約二小時，被我軍奮勇擊退，此後槍聲連續不絕，則發步哨所發，午後一時左右，日軍將搭造浮橋之平底，木船及步兵隊調運至張華浜前線，（平底木船約有百餘艘，每艘長三尺濶一尺，厚兩寸，遇水能浮，）同時用榴散砲向我軍陣線轟攻，我軍鎮靜力守，無大損失，故日方又調飛機九架助戰，內有燬炸機五架，戰鬥機四架，經我方以高射砲射擊後，不久即退去，至晚間七時起加添生力軍一千名，又來總攻，炮聲隆隆，至今晨一時猶未止，我方陣線毫無動搖。

▲關北方面之戰爭情況 今晚六時起，日兵由青雲路天通庵路開放大炮，掩護日陸軍衝鋒，我軍在防線之內，祇用步槍與機關槍還擊，至十時一刻，日方約開一百餘炮，鮮有中者，而我軍槍彈，死傷日兵已百餘，日軍漸漸退卻，炮火漸漸移向東北角，我軍機關槍聲愈擊愈近，一時不知者疑爲我軍失利，實則適得其反，至十一時十分，日兵無力掙，還守原防，我軍亦即停止射擊，一時空氣，復歸沉寂。

五月十三日

▲曹家橋斃敵一千七百。今晨日軍用聲東擊西法，令第十二師團一面炮轟開北，一面在重炮掩護之下，向沿吳淞防線總攻擊，當時開北方面經我軍用機槍掃射，日軍傷亡約五百餘人，同時一部份日軍，在蘆藻浜進發，早晨六時許，適天氣陰霾，氣壓甚低，日軍復利此機會，射放煙幕彈，掩護大隊前進，在曹家橋搭架浮橋木筏，陸續渡過者約有一千七百餘人，我軍即經察覺，誘敵深入後，即派兵將敵包圍，同時另派一支隊截彼歸路，敵軍至此，三面在河，遂被圍在核心，當時激戰甚烈，自朝迄暮，均在酣戰之中，敵曾幾次欲奪圍而出，俱未成功，直至晚間九時四十分經我軍將包圍之敵軍，全部解決，無一賸留，獲鎗械甚多，淞滬警備司令部發出元電云，各報館均鑒，今晨起敵約二三千人，在曹家橋紀家橋一帶偷渡，經我毛師派部迎頭痛擊，激戰終日迄晚間九時四十分，卒爲我擊退，敵傷亡千餘人，謹此捷報，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處叩元亥。

▲開北日軍數路來犯我。開北方面自昨夜日軍向我猛攻失敗後，嗣即聲言，於今晨七時，向我軍下總攻擊，至時敵軍故又進攻，同時於虬江路青雲橋寶山路寶興路天通庵八字橋等處進襲，其入數支配，百餘人二百餘人不等，以野戰炮小鋼炮機關槍，向我陣地轟擊，意圖衝亂我軍防線，但一經我軍還擊，敵即退去，如是往復四五次，敵軍總不

得逞，至八時許，敵方飛機，亦出助戰，至九時後，終以無計可施，全部退回，又江灣方面，今日上午十時許，敵軍六百餘人，由軍工路向我陣地進攻，亦經我軍奮力擊退，是役激戰約一時許，午後一時許，寶山路虬江路一帶，槍聲炮聲仍連續不絕，但雙方僅有小接觸，未有激烈戰事，八字橋青云路一帶，亦間有槍炮聲，惟時發時止，亦非正式戰事，據口口部參謀長談，日軍今晨之戰，意圖擾亂我軍陣線，惟若輩均甚怕死，果均被我軍擊退，現我軍對於最前線防務，甚為鞏固，步哨極密，僅二三尺，即有一人，故日軍殊難越雷池一步。

▲新·拉·坡·橋·北·擊·落·日·機。日飛機於今日晨間九時在閘北擲彈，共有十餘枚之多，又真如方面日飛機三架，於八時至該處探視，當被我軍擊退，又今晨日機一架，在新拉坡橋北面，蒙古路左近，被我軍擊落。

▲我·軍·一·彈·中·日·司·令·部。今晨黎明時分，我軍一戰壕口砲擊中北四川路阿瑞里附近日本小學校，（此小學校已改爲日本海軍二等司令部），砲彈轟然一聲爆發，日場死傷甚夥。

▲日·機·擲·炸·彈·仍·被·擊·退。今晨七時四十五分，有數架日機，飛至閘北，狂擲炸彈，一時炮烟蔽空，聲震全滬，據目擊之外人言，我軍高射炮手甚準確，有數彈在日機二十碼內

爆發，雖未擊中，然日方已飽受虛驚矣。

## 二月十四日

▲我軍克復江灣體育場。日軍於昨晚十時許，由開殷路上端及體育會路方面，向萬國體育場我軍夾攻，並佔據該處，我軍於當晚十二時許，大隊來援，實行反攻，激戰終夜，已於今晨十時三十分，將該處全部奪回，並佔據其西南部之司令部，將該處敵軍團部人員，及上下級軍官等殲滅，並獲大炮小鋼炮及地圖等多件。

▲敵向吳淞江灣間進犯。敵軍欲斷我軍吳淞開北間之聯絡，故決棄海陸空軍猛襲吳淞之計劃，而改向吳淞江灣間戰線，分三路猛攻，希圖有一處衝破，以截斷淞滬間聯絡，而收圍攻或包抄吳淞之效，其進攻計劃，以呼應方法分三路猛衝，一路自前晨拂曉五時許起，由蘊藻浜渡河襲曹家橋，一路由張華浜於七時許襲侯家木橋，另一路則於晚十時由開北殷路上端及體育會路夾攻引翔鄉萬國體育場，此三路進攻之情也，今晨七時半，敵方所到侯家木橋之陸軍，將近萬人，我軍於十時許，候大部隊調齊後，卽下令猛衝，旋即層層前進，以致敵軍之東西唐家橋及鍾家宅附近者，悉數被我包圍，敵以手機關槍等

向外衝突，我則以手榴彈，向內拋擲，敵尙未突出，仍在包圍中，又今晨七時，有日兵千餘人，沿蘆藻浜圍繞向炮台後方進攻，在紀家橋地方被我軍擊退，至於閘北方面敵軍於天將黎明時，以六百餘人，向天通庵方面陣地進犯，我軍亦奮勇抵抗，橋北爲敵軍，橋南爲我軍，敵軍以大炮及機關鎗猛烈射擊，我軍完全以步鎗抵禦，激戰至九時許，敵方不支而退，是役敵方死傷百餘人，九時後，敵軍再至，交戰至十二時敵乃潰走，八字橋同時亦有同樣之激戰，約一小時後，敵即敗回，虬江路與寶山路口，東寶興路與寶山路口，入晚亦一度接觸，結果日方仍不能進展。

▲新到日兵佈閘北吳淞 日本在滬軍隊，自三次向我總攻失敗後，死傷不少，當經該國調派四師團軍隊來滬增援，並委任陸軍中將埴田爲陸軍司令，統率來滬，人數共計二萬餘，惟能作戰者僅有一萬五千人，餘均爲輜重兵，分乘七艘兵艦，於昨日駛抵上海，並有大炮及小鋼炮六十四尊，炸彈八十四箱，軍火三百餘箱，一併隨艦運滬，已於今晨七時三十分，由楊樹浦路匯山碼頭悉數登陸，當即分乘卡車輸送閘北及吳淞等處。

▲紀家橋我軍擊退日軍 今晨七時有日兵七百餘人沿蘆藻浜圍繞向炮台後方進攻，在紀家橋地方被我軍擊退。

▲以偽亂真仿製華軍服。我軍今據探報，謂日本海軍軍需品供給所，現正積極仿製我軍軍服數百套，至今日業已完成，意圖冒充我軍赴租界各地擾亂，或運往前線冒充華兵得深入我陣地偵察。

## 二月十五日

▲日攻天通菴路被擊退。今晚六時，日兵在閘北天通菴路方面，向我軍開放大炮轟擊，一小時間，連發四十餘響，我軍沉着對付，雙方陣線不動，七時半停止開炮，至八時三刻，日兵又開大炮，掩護日陸軍衝鋒，我軍開放機關鎗掃射，激戰半小時，日陸軍不支，遂向後退，嗣後雙方均用機關鎗應戰，時疏時密，至十一時半，日軍仍不得進，鎗聲遂停止。

▲吳淞我軍陣線有進展。新陣線自吳淞鎮起，沿江邊擴張出四五里許，以前在蘊藻浜河對峙，現我軍已越河南，經蘊藻浜車站，主張華浜車站以南之張家宅，海軍醫院一帶，已完全無敵軍蹤跡，更沿淞滬路南下，擴至華家宅梅園宅前萬國體育場及遠東體育場後部之唐家宅，更經江灣與閘北八字橋防線相連，日軍今已退至錢家浜，以水電廠佔軍工

路至陸家宅沈家行鎮，虬江橋至陸家觀音堂與楊樹浦租界相連，今敵軍經一日之布置，已大致就緒，將再向我全線反攻。

▲日兵襲江灣被我擊退。今晨五時，日軍一部，向江灣偷襲，我軍當即應戰，至七時甚烈，十時後，日軍已爲我軍擊退矣。

▲日艦攻炮台希圖登陸。今晨六時左右，日艦以大炮向吳淞鎮炮台灣一帶，射擊，中國公學面海之牆，又被中二十餘彈，該校之寄宿舍及圖書室等，全被轟燬，吳淞鎮上之房屋，被中四彈，二彈爆發，即時火起，燃燒至午後六時，猶未熄滅，當敵艦大炮猛轟之際，我方軍隊已全準備，惟並未以大炮還擊，敵艦見我方並無動靜，一方面仍繼續開炮，一面即用日商輪三艘滿載敵軍，冀藉炮火之掩護，迫近炮台灣之沙灘，圖於該處登岸，被我軍以機關鎗掃射，無一生還，日商輪亦被擊傷逃回，嗣敵軍第二次繼至，仍用小輪運載，亦被我軍完全擊退，敵攻至第三次時，飛機十餘架同時助戰掩護，轟擊至猛烈，然至十一時許，卒被我軍擊退。

▲真如彭浦墜落日飛機。今晨七時有日飛機二架，由楊樹浦方面飛起，先向浦東吳淞偵察一週，旋飛至閘北青云路及滬西梵王渡天空，嗣由東北方又來三架，會齊後，一同飛

向真茹，先在東沿四週偵察，繼至電台附近，擬欲投彈，我射炮四起轟擊，三架見機而避，兩架盤旋不舍，曾被我高射炮擊中一架，頃刻墜落，又彭浦亦有墜落日機一架。

## 二月十六日

▲日反攻跑馬場又敗退。江灣跑馬場經我軍克復後，日軍於今日下午一時許，在重炮掩護之下舉行反攻，希圖衝鋒前進，經我軍用機關鎗擊退，旋又來攻，但人數不多，雙方戰至四時以後，日軍退卻，結果，日軍傷士兵約八十名，我軍獲機關鎗四架。

▲半夜炮聲忽發十餘響。今日傍晚有謂日軍於午夜十二時向我軍總攻擊之消息，至十一時三十分，果聞隆隆炮聲，陡然爆發，但旋發旋止，共約十餘響，炮聲係江灣路天通菴一帶，之日軍示威並無行動，我軍未還擊，至十二時後，炮聲停止，四境寂然。

▲閘北今在休戰狀態中。閘北方面，今日下午以迄午夜，均在休戰狀態中，因悉敵軍主力，集中在江灣方面，故青雲路至寶山路一帶陣地，均無接觸，間有稀少之鎗炮聲，亦不過被沉寂之空氣而已，在今日清晨六時許，天通菴方面，曾發生小衝突一次，約半小時，正午八字橋方面，略有炮聲，旋亦停止，並謂埴田作戰計劃，尚在佈置中。



▲職教社發起慰問災民 中華職業教育社今日發起組織宣講慰問逃難同胞週，派楊崇皋趙文龍吳宗文等分赴各難民收留所宣慰。

## 二月十七日

▲各路均在休戰狀態中 今夜寂靜，各路均在休戰狀態中，爲一月二十八日以來少有之現象。

▲吳淞日圖登岸被擊退 吳淞昨晚並無接觸，但日方不時開放大炮及機關槍示威，停泊張華浜之敵艦，則放射電光，探照我軍陣地，澈夜不息，今晨四時，天將破曉之際，有敵兵百餘名，分乘小划船四艘，由一灰色小汽船拖帶，由口外駛至要塞海軍指揮處前石埂，希圖偷襲登岸攻擊炮台，當被我軍發覺擊退，其時在張華浜之敵艦，開炮轟擊，詎料所開炮彈，誤中敵自己小划，擊斃敵兵二十餘人，餘一小划亦幾遭波及，敵小汽船見勢不佳，當即開足速率，拖帶三小划向口外逃去，今日雙方仍無重大接觸，全線頗甯靜，下午一時許，有日輪載敵兵二千名，開至吳淞增援。

▲閘北方面今日無戰事 昨日半夜起，日軍在閘北一帶炮轟迄至昨晨始止，日軍所開之

砲，爲數達數百響，其開砲原因，實係日軍前哨調防，故結果雙方並無激烈戰爭。

▲今日日軍之行動雜記 (一)今日香烟橋及胡家木橋一帶，日軍裝置軍用電話，直通西華德路日軍司令部，(二)日軍在浦東高橋新建一飛機場，有單葉飛機十餘架，專擲炸彈之飛機數架，另有炸藥數十箱，亦在機場內，(三)今日下午三時許，日兵又到三四千人，分駐滬東公大等日本紗廠內。

## 二月十八日

▲天通庵敵軍又發炮聲。今日下午，日除飛機往陣地偵察外，前方並無接觸，至下午三時後，日軍在四川路寶山路天通庵一帶，以大炮向我軍轟擊，尤以天通菴爲最烈，一時炮聲隆隆，每分鐘竟有四五發之多，此係日軍示威性質，約一刻鐘旋即停止。

▲江灣方面日軍又擊退。江灣方面今日下午一時半，於跑馬廳葉家花園南面，發現敵新軍二三百人，彼等似欲偵察我軍防線，當由我軍阻擊，戰約半小時，敵軍因恐我軍包抄，故且戰且退，至二時十分，鎗聲已息，結果敵死三人，傷十餘人，我方受輕傷者二人，由紅十字會救送後方醫院。

▲日方今晚有示威炮聲。今晚閩北方面，戰事異常岑寂，下午三時起至四時止，有斷續之炮聲，並非正式作戰，係日軍示威而發，至晚九時半，八字橋於東寶興路兩處之日軍，又頻頻向我陣地炮轟，但並無目標，炮彈所至，除民房略有被毀外，我軍毫無損失，其發炮完全為虛張聲勢，故布疑陣，我軍深知其伎倆，態度鎮靜，至九時後炮聲乃止。

▲閩北方面今有小接觸。北四川路底一帶，敵軍自將該處陣線完全調換陸軍擔任後，今日該處陸軍為第一次與我作戰，時在下午三時半，地點在虹口總點及寶興路二處，惟非正式作戰，雙方僅以來福鎗及機關鎗接觸，至下午三時半已停止，敵方因該處陸軍作初次作戰，我方即以機鎗掃射，敵人畏縮不前，旋知日軍已完全失敗。

▲劉祁瑞於今午後入殮。紅十字會第十七支隊救護員劉祁瑞，十五日在寶山路身中三鎗，於昨日逝世，該會即於今日午後一時假新閩路辛家花園西松茂殯葬館入殮，送至虹橋外國公墓安葬，劉君為福建人，年廿八，立誓捨身救國，今果成事實矣。

▲日軍司令送最後通牒。今晚八時四十五分，日軍埴田司令致我十九路軍蔡廷楷軍長最後通牒，同時與鐵城市長，亦接到日總領事村井之最後通牒，詞意均相同，其致蔡軍長通牒錄下：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

開各件，(一)貴軍應即從遠中止戰鬥行爲，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將前現據之第一線撤退完了，於二月二十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浦松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樓鎮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線向西北二十基羅米達(約二十華里)之地域(包含獅子林炮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及台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之，(二)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擊動作，但用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祇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園之周圍)，(三)貴軍第一線撤退完了後，日本爲確認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四)貴國對在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護如不完全，日方當採適當之手段，又對便衣隊應一概有效禁止，(五)關於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六)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廿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憲，對貴國上海行政官有所交涉，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將對貴軍不得已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

吉，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楷圍下。

## 二月十九日

▲八字橋今晨擊退日軍。今晨零點十分，開北八字橋日兵又向我軍進攻，先以大炮猛攻，我軍不理，繼以機關鎗步兵衝鋒，我軍始抵禦，步鎗機關鎗齊發，激戰至晨一時，日兵死傷甚多，我軍乘戰勝之威，奮勇痛擊，至一時十分，日兵不支而退。

▲軍政當局駁覆日通牒。關於日司令埴田之最後通牒，並日總領村井要求市府之各條，於昨晚致送吾軍政當局後，我全國各界莫不異常憤慨，吾軍政當局已於今晚七時，由市府派陳訓余君，持文往日領署並日司令部，嚴正駁覆日方之最後通牒，一方並將詳情報告中央，靜候中央交涉，茲分誌如后。(一)市府駁覆日領，市政府駁復日領函云，逕啓者，昨晚九時，接准貴領事來函所開各節，業經閱悉，查來函所述，上海方面嚴重之形勢，均係貴國軍隊違反公約公法，任意進攻吾國領土，慘殺吾國人民所造成，其一切責任，應由貴國方面擔負一節，迭經函達在案，此次貴總領事所請轉達本國軍隊要求實行之各項條款，本市長未便轉達，查來函所指各節，均為足以影響中日兩國一般關係之間

題，應由兩國外交代表處理，故本市長業已呈報本國政府核奪，由外交部逕行答復貴國駐華公使矣，惟應聲明者，貴國軍隊現仍實行挑釁，攻擊轟炸，無所不爲，以致本國國民之憤慨日見增加，在此情形之下，所謂抗日運動，自難消滅，因此而發生之一切責任，貴國自應完全負擔，相應函復，即煩查照，此致駐劄上海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二)蔡氏駁覆埴田，十九路軍長蔡廷楷氏駁覆日司令埴田之原函云，逕復者，頃接貴司令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來函，備悉一切，本軍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統轄之軍隊，所有一切行動，悉遵國民政府之命令，來函所開各節，業經呈報國民政府核奪辦理，由外交部逕行答復貴國公使，本軍長未便答復，此致大日本軍司令埴田謙吉，中華民國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午後七時。(三)蔣總指揮談話，第十九路總指揮蔣光鼐談話云，日本埴田司令統率第九師團來滬後，昨竟承其政府陸軍省之意旨，向我軍長蔡廷楷致其最後通牒，并着蔡軍長依限期將所部退出北向二十基羅米突之地方，姑無論日本政府侵犯我國家獨立主權至何程度，其違反國際公法，亦爲不可掩之事實，况所謂最後通牒，竟在開釁至二十天之後，致送哀的美敦書，更爲國際法所創聞，本路軍此次抵抗暴日，實爲不得已而戰，故自上月二十八日戰事發生至今，我軍始終持抵抗之態度，

絕無爲侵略或耀武而戰，想爲世界各國所共諒，至日本埴田司令最後通牒，亦應呈明政府當局處理之，至本人之態度，始終抱軍人守土有責之義，絕不肯絲毫退讓也。(四)蔡廷楷之談話，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談話云，余自昨晚接到日本埴田司令之最後通牒，要求余率所部向北二十基羅米突而退却，余以軍人守土有責，絕不因日本之恐嚇而畏縮，惟余一軍人，始終抱服從守土之責，其他一切，非余職務範圍內所應爲之事，絕不敢加以干涉，故對埴田司令之最後通牒，只好呈明蔣總指揮轉呈政府核辦。

▲我國外·交·部·對·日·宣·言· 外部今日酉刻發表宣言云，日本在滬軍隊，利用各種戰爭利器，繼續向閩北吳淞地帶轟擊，歷時兩旬之久，致中國無數無辜人民之生命財產，蒙受鉅大之損失，猶以爲未足，復於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五分，由其司令埴田致送最後通牒於我國十九路軍長蔡廷楷，要求中國軍隊應於本月二十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自其現在防線，向公共租界東西兩方各完全撤退二十啓羅米突以外，並要求將撤退區域以內，所有之一切砲台及其他軍事設施，均一律永久卸除，同時並由日駐滬總領村井，以同樣通牒送至我國上海市長吳鐵城氏，查日本政府，恆宣言維持中日和平，而在國聯盟約第十條之下，又曾擔允尊重並保存國聯各會員國之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最近國聯行政院，且

曾致請求書於日本，忠告其對中國採取和緩之運動，乃竟提出如此出人意外之過當的要求，不但對中國國民予以重大之威脅，且實係對國聯之權威及非戰公約及九國協約，等國際協定之尊嚴，予以直接之挑戰，此種要求，實危及中國主權及國格，中國地方當局，無論其具有避免流血之誠意，要絕對不能接受，日本軍隊憑藉其多數之援兵，及最新之武器，殆將重新從事大規模與更橫暴之攻擊，彼對於一切和平之呼聲，均充耳不聞，惟一決心，即在作戰，中國在滬駐軍，為保衛中國土地計，迫不獲已，亦惟有從事自衛，奮鬥到底而已。

▲今晨開北炮火甚猛烈。今晨二時許，開北日軍又欲進窺，即以野砲曲射砲數尊，向寶山路底至八字橋一帶轟擊，其中以寶山路方面落彈最多，我軍乘機回擊，均皆落於靶子場狄思威路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寶樂安路間，日本小學前之敵軍軍用車二輛，中彈被燬，據開北前線歸來之某高級軍官稱述，敵方共開六百餘砲，我軍僅開數十砲，日軍乘砲火猛烈之時，每路恆派兵士數十，向我防線偷摸，虬江路方面前夜經我軍擊死十餘人，大都倒斃於我軍防線，附近，今晨我守兵躍出防線，檢獲敵軍鎗械及鋼帽等，帽上有大衛字樣云。



▲江灣方面分組來進犯。江灣方面今晨有敵軍三十餘人，每四五人分爲一組，由翔殷路及體育會路進犯，偵察我陣線，除有數組被我哨兵開槍擊退外，另有兩組，其中一組計四人，於跑馬廳東北，爲我便衣隊由後面開槍擊斃，另外一組，於持志大學，得被我軍包圍。

▲日軍又向吳淞開大砲。今日拂曉，日軍又向吳淞開砲十餘響，彈落砲台灣吳淞鎮及楊行間，據前方軍官推測，砲彈似在浦江對岸射來，我軍未還擊，自後吳淞各區均甚沉寂，惟日飛機時來偵察。

▲日飛機偵察我軍陣地。今日上午十時，日機三架飛至吳淞大場一帶偵察我軍陣地，我軍即以高射砲向上轟擊，惟日機飛行甚高，故未命中，日機在空中盤旋數匝後，即飛至真茹一帶偵察，旋被我方射擊，即行逸去。

## 二月二十日

▲寶興路大戰獲大砲六。今日上午三時半，東寶興路方面，日兵百餘名，以大砲掩護，向我軍防線衝鋒，我軍用小鋼砲機關槍等還擊，並取包圍形勢，激戰至五時許，日軍向

後退却，我軍追擊，日軍即退至狄思威路，重又反攻，同時江灣路方面日軍，大舉進攻，此路我軍，即包抄其後路，以與狄思威路聯絡，五時廿分，日兵不支敗退，我軍乘勝猛追，日兵紛紛棄械而逃，因我軍包抄之故，日兵後方大連灣路方面之陣線亦動搖，六時許，在狄思威路與我軍對峙之日兵，又敗退，我軍截獲敵兵野戰大炮六尊，旋江灣路狄思威路兩路我軍會合，仍奮勇追擊，包抄後路之我軍，進至大連灣路，日軍後方各路陣線完全動搖，遂在平涼路引翔港等處放火，同時引翔港方面有十三處起火，六時許，大連灣路日兵又節節敗退，旋日兵退至平涼路，我軍仍前進不已，八時半，日兵最後之引翔港防線亦動搖，至十一時後各路仍在激戰中，今日十時許，日兵裝載戰死日兵屍首十餘卡車，運往楊樹浦第二紗廠。

▲開北方面我擊退日軍。開北方面日軍，今日自七時起，初以砲火轟擊，繼於八時許，日唐克軍鐵甲車等各十餘輛，分兩隊向天通菴路及八字橋方面進攻，並有步兵兩隊，每隊約兩千餘人，尾於車後，向前推進，我車在八字橋方面者，以手機關槍迎擊，並以手榴彈毀其鐵甲車，使不能前進，然後以手機關槍向敵軍衝鋒，敵死傷頗多，雙方止混戰時，敵飛機數架，在上空擲炸彈，然所投者中其自己部隊，飛機在該處助戰者，完全不

收效果，繼戰至十一時許，日軍敗退天通巷方面，日軍之進攻，因我軍埋地雷於地下，以手榴彈置於道側，待敵唐克車行近地雷線，即以手榴彈齊發，引起地雷爆發，以致唐克車被毀者有四五輛之多，同時我軍自戰壕中躍出，乘敵唐克車被炸混亂之際，猛烈前衝，日軍膽寒，且戰且退，唐克車亦僅能作掩護退卻耳，至下午二時許，日軍復以唐克車十餘輛，與步兵多人，再向該處進攻，我軍伏於戰壕內，應付敵軍，至距離約三百米地點，日軍即不敢前進，雙方對峙，約二三小時之久，敵因不得逞而退。

▲今夜體育場肉搏大戰。今夜七時起，日兵千餘，又向體育場方面進攻，同時利用坦克車十餘輛掩護衝鋒，我軍始作猛烈之抵抗，立毀日方坦克車九輛，直至八時許，雙方前哨實行肉搏，我軍則由大刀隊手榴彈對付，日方槍頭上刺刀猛刺，一時殺聲四起，血肉橫飛，我軍愈戰愈烈，奮不顧身，至十時，尚在肉搏中。

▲日攻江灣體育場退敗。日兵因昨日被我軍克復江灣跑馬廳，於今晨十時，調重兵及坦克車十餘輛，沿葉家花園後向該處進攻，我軍以戰略上關係，曾一度放棄，意在引兵深入，詎敵兵終無攻意，我軍乃於下午四時乘機反攻，日軍四面受圍，傷亡枕藉，甚有棄械而逃者，坦克車被我軍用手榴彈激發地雷，炸燬四輛，我軍乃重佔跑馬廳，但日方仍

不時用砲轟擊，均未命中，彈落江灣鎮內，有上處延燒，迄晚未息。

▲偷渡蘆漢濱日兵被圍 今晨六時許，日兵三千餘人，由張華浜向蘆漢濱進攻，一面沿浦江南草巷處偷渡，當被我軍分兵截住，南草巷日兵因受我軍機槍掃射而落浦者無數，旋即敗退，張華浜之日兵藉大砲飛機掩護，屢被我軍作猛烈之衝鋒，我軍手機關槍步槍迫擊砲鋼砲亦同時並發，掩護我軍回擊，激戰之烈，不下於曹家橋之役，至下午四時許，我軍右翼終於奮勇衝破日兵陣線，向其後路包抄，至下午六時許，日兵已被全部包圍，又傍晚五時半，蘆漢濱方面，雙方開槍轟擊，未幾，日兵三千餘，共分三路，偷渡蘆漢濱，向我軍陣線作激烈之衝鋒，經我軍誘敵至伏兵處，將日兵四面團團圍困，日兵見中伏，拚命抵抗，我軍則在四周還擊，一時鎗砲聲震天，流彈四飛，直至深夜十二時，尙在交戰。

▲吳淞方面擊落日飛機 今晨五時起，至下午六時止，日飛機十三架，砲艦七艘，圍攻吳淞砲台，砲彈及炸彈密如雨下，多中砲台附近民房，我方還砲亦密，迫擊砲炮擊最烈，因此日機未曾低飛，砲台仍在我軍手內，無恙，又晨八時，廟行鎮附近，日軍三千餘人，向我陣地進攻，我軍沉着應戰，至下午三時當在接觸中，同時擊落日飛機一架。

▲我軍在大場擊落日機，今午大場附近毛家橋方面，有日機多架飛來擲彈，當被我軍擊落一架，機內尚附炸彈四枚，均未爆發。

## 二月廿一日

▲江灣方面今日之激戰 敵軍此次作戰注全力於廟行鎮及江灣間之陣線，敵軍自昨晨開始向該線進攻時，該處備有大砲一百十三尊，坦克車及鐵甲車共十餘輛，陸路飛機共三十餘架，全數用於該陣線上，陸軍兵力約一萬餘人，分正面與左右兩翼三路進攻，其正面配置於江灣鎮東北方，右翼在廟行鎮與孟家宅一帶，左翼在江灣車站東面，近復旦大學，沿翔殷路前進，三路戰事截至昨晚，已經兩晝一夜之血戰，（一）在敵軍右翼方面，因屢攻孟家宅不得逞，截止前晚，已將該處居民，放火及飛機擲彈，屠殺殆盡，今晨拂曉起，更以坦克車數輛，排一字形，向前推進，行至距孟家宅我軍陣線約一千餘米突處，忽有三數輛陷入陷阱，以致其餘各坦克車不敢再行前進，我軍當由戰壕中衝去，以手榴彈步鎗及手提機關鎗等，向敵坦克車後尾隨之大隊前進，待相距約二三百米突之時，我軍卽下令衝鋒，一時入混戰狀態，雙方肉搏，血戰數小時，敵終以不支而潰敗，（二）

在敵軍正面，屢由東北向梅園宅及天樂寺以及萬國體育場進逼，自前夜續戰時，敵軍本限於昨晨拂曉，佔據或逼近江灣鎮，至少限度，亦須越該處鐵路之南段，然截至今日下午四時半止，兩軍尚隔淞滬路對峙，但聞敵軍因屢攻萬國體育場無效，已放棄該處，繞道向北進展矣，(三)敵軍右翼，距江灣車站約一英里有奇，以復旦大學為中心作戰，據我方報告，該處於今日下午一時左右，有敵鐵甲車兩輛，於雙方混戰時，被敵軍飛機於無意中自行炸燬，并有騎兵一小隊，中計被包圍，總計三路激戰之結果，我方仍佔優勢，又江灣方面今晨有猛烈之劇戰，八時後，敵方以坦克車七輛掩護千餘敵軍向我軍防地衝鋒，當敵車衝駛時，中我軍所埋地雷，我軍並以機關槍手榴彈還擊，敵不得逞，燬敵坦克車四輛，餘三輛旋即退逃，斯時敵軍千數百人，為我軍猛擊，隨車後逃非常狼狽死傷遍地。

▲蘊藻浜日軍偷渡失敗 今晨二時後，蘊藻浜南突來日兵一隊，約三百餘人，着黑色制服，在月色朦朧下進至浜口，即有形似苦力多人，搨木桶數十隻結繩作串，正待偷渡，我前線士卒，立以機關鎗掃射，當時斃敵七八十人，落水者亦有五六十，餘均逃竄，遺下木桶五十餘隻，水機關鎗一架、六八式快鎗二百餘枝，又蘊藻浜近浦江口一段，白礪

頭附近，於今晨五時二十分，由浦江中開來日哨船十餘隻，當進口時，我軍並未開鎗射擊，殆至大隊日軍七百餘名取道哨船實行偷渡時，我軍始遽加射擊，在槍林彈雨中，日軍已有一部份登岸，爲我軍包圍繳械，並截獲日哨船十七隻，手提機關鎗十五枝，頭號手電筒三十五只。

▲關北敵數路進窺受挫 關北方面，今日仍有激戰，但日軍進攻焦點，已自八字橋移至東寶興路商務印書館之後，日軍進攻失利，終於遠却，茲誌各路情形如下。(一)天通菴今晨三時起，日軍用山炮向寶興路三陽路青雲路天通菴路寶山路轟擊不已，俟至天明，始自動停息，上午七時起復如法轟擊，同時天通菴車站附近開到鐵甲車六輛，預備乘機衝鋒，但因我方守甚堅，深恐再蹈前日之覆轍，趨起不前，及晚尙停留道旁，又今晨天通菴方面之敵軍，人數約在一千名左右，純以野戰炮小鋼砲之掩護，向吾陣地猛衝，吾軍當敵軍前進時，並未予以還擊，比其衝近吾防線，乃以機關掃射，敵軍前鋒倒斃甚多，(二)寶興路，商務印書館東北之寶興路爲中路要衝，日軍屢次進窺，自我軍將防線推出後，據守鐵路以東東寶興路之敵軍，遂不能立足，今日下午一時許，乃大舉反攻，欲一擊而奪商務印書館之地位，我軍佈滿於該館之前後，以機關鎗迎戰，日軍進而又退者

數次，其後惟以山炮轟擊，不敢行近，我軍亦不衝出，越一小時，敵軍知難而退。(三)  
寶山路：寶山路南段今日尙無重大接觸，惟在昨晚七時許，日軍用鐵甲車二輛，由新民路飛星人力車公司方面衝出，轉至寶山路，向北猛進，我軍初不抵禦，迨見敵軍行近寶山路鐵路，始從容不迫，各以手榴彈向前拋去，敵軍驚惶奔潰，鐵甲車掉頭逃回。(四)  
八字橋，八字橋方面，敵軍曾用全力猛攻，犧牲甚巨，又不得逞，今晨日軍仍以山砲遙擊，欲借砲火之力，燬我防線，但彈多落空，毫不見效，下午日軍傾全力以攻江灣，八字橋因此無甚接觸，前日經我軍擊毀之敵軍鐵甲車四輛，尙在火線之中。

▲今晨三處擊落日飛機 今日下午二時，有日機盤旋於劉行空中，亂擲炸彈，以圖擾我後方防線，經我軍施放高射砲轟擊，標的甚準，僅開三砲，機卽下墜，機師立時斃命，機體爲我軍所獲，又大場劉行間顧家宅鎮，今晨九時許來日機二隊六架擲炸彈二枚，旋卽向大場飛去，至十二時半又來三架，盤旋可三刻鐘，內有二架飛繞甚低，當被一兵開放一槍，遂中要件，當卽落於寶豐紗廠大門前，駕駛三人同時斃命，又今日下午三時二十分吳淞方面擊落日機一架，機身八四六號碼，又八字橋亦擊落日機一架。



## 二月廿一日

▲我軍在開北血戰却敵。今晨二時許，日軍仍向我方開炮，至天明始止，其所用之彈，盡係空中開花，發射甚遠，但對於我軍，毫無效果，當敵方炮彈飛射之時，我方炮隊不之理惟測量其炮位之所在地，俟至相當時機，乃連續回合，僅發數十餘響，彈中北四川路日本小學，敵方靶子場方面之炮位，亦受重大損失，北四川路一帶之日軍防線，遂岌岌可危，我軍因戰略關係，暫不衝出。又天通巷於今日上午十一時許，虹口公園方面之日軍，傾全力進攻天通巷，步兵衝來者為數甚衆，以機關槍我方掃射，後方復以砲作掩護，兩方前鋒，相距僅百餘步，我守兵尙欲引其前進，距日軍見機而退，潛伏不動，旋又挺進，仍不敢衝鋒，終因我方炮火猛烈，被迫退却。又青云路之日軍連攻八字橋失利，昨午乘反攻之時，進窺青云路但橫浜河無橋可渡，不能飛越，乃用小鋼砲掩護，以便乘機搭橋，窺伺良久，無從下手，我軍突起射擊，日軍倉惶逃逸，同時八字橋方面日軍仍取攻勢，亂放機關槍，歷二小時，槍聲消息，又我軍在寶興路之防線，近日益形鞏固，而附近之高廈，又經我軍奪回，日軍衝來，我軍居高臨下，向之射擊，戰無不利，昨

日日軍反攻失敗，今日不敢再度嘗試，惟用砲轟擊，敵兵則潛匿東寶興路民房內，時出窺探，未敢公然進攻，又虬江路方面，今日尙無劇烈接觸，惟日兵在義品里小菜場以東時放冷槍，而虹口公園之砲，亦時向我陣線轟擊，又聞昨晚八時許，日軍又用鐵甲車二輛衝鋒，旋即逃回，東新民路一帶之日軍，今日未敢向西北進窺，北站無甚接觸。

▲江灣廟行方面之激戰。江灣方面，日來戰爭最劇烈，日方宣傳能於二十日佔領江灣，二十一日佔領大場，故日軍雖傾其主力，屢向江灣衝鋒，我軍知其步驟如此，早已整備分頭抵抗，激戰數日，日軍傷亡甚衆，日軍見不得逞，遂改變戰略，移兵向西北猛攻廟行鎮，欲取道廟行，再攻大場，於今晨三時以全力向廟行猛衝，駐在該處之我軍，見敵軍如潮湧而至，即起與抗拒，詎敵來頗衆，約有三千人，並有鐵甲車坦克車三十餘輛，重砲十數尊，來勢至猛，我以寡不敵衆，遂於上午十時一度被衝過塘東宅，是時我軍口師以敵既深入，即派士兵抄走僻徑，由共右側施行強有力之襲擊，敵見我軍之來，有如天神下降，於是軍心大亂，紛向後退，我軍乘勝追擊，日軍於槍林彈雨之下，伏尸遍野，至十二時許，我軍一部將塘東宅原防恢復，但日軍敗走後，心殊不甘，曾屢次以重砲掩護，向我陣地衝鋒，並有空軍在天空擲彈，我軍則以機關槍步槍衝鋒向之敵軍掃射，

並亦用野砲向之轟擊，日軍死傷枕藉，但仍向我挑盪不已，我軍於下午五時許，選派精銳士兵，分路包圍，一路由談家宅水車頭推進，一路由北沈宅徐港巷抄襲敵軍後路，一路由楊煥橋向廟行鎮正面反擊將敵包圍，敵以腹背受擊，無從退走，乃竭力頑抗，而我軍奮勇異常，與敵肉搏，敵死傷無數，浜中之水，盡成赤色，敵以無路可逃，乃以機關槍衝開氣路圖逃，我軍亦以機關槍掃射，並以手榴彈猛擊，敵死傷達三千餘人之多，殘餘生還者寥寥無幾，紛紛向引翔港匯山碼頭潰退，敵經此鉅創，已失戰鬥力矣。

▲吳淞方面今有小戰事。今日清晨，自川沙開來之敵艦五艘，又向我方獅子林砲台，發砲猛攻，我軍即發砲還擊，一時砲聲隆隆，震動瓦垣，戰約半小時後，日艦勢不能支，即相繼逃去，自是以後，昨日吳淞方面，甚為平靜，即潮水高漲時，日艦亦未向我方開砲，至晨十時左右，吾軍以敵方集全力在江灣線與我軍作戰，其他方面，弱點暴露，遂以一部份軍隊由蘊藻浜方面渡河西進，向敵軍右翼進攻，是時敵軍與我應戰者，約有千餘人，並有敵艦飛機為之助戰，吾軍仍奮勇前進，激戰至十一時，敵方砲火漸息，遺屍盈野而遁，吾軍遂亦停止進攻。

▲某軍官傷後仍力戰敵。今晚七時許，紅會救護隊由江灣運回傷兵三十餘人，內有三軍

官係重傷，遂入仁濟醫院醫治，餘皆遂往天主堂街傷兵醫院，在仁濟醫治之某軍官，浙江杭州人，今日下午二時許，與日軍肉搏，被日兵刺刀戮傷肚腹，大腸流露於外，血如泉湧，某軍官仍揮刀衝殺，砍斃日本軍官一人，日兵二人，某軍官用九龍帶來縛傷口，親自掬腸納入腹中，兩手沾血，衣袖盡赤，大聲呼殺，一躍而前，日兵驚爲天神，望風披靡，部屬見官長盤腸大戰，都精神奮發，以一當百，軍醫見某軍官血流過多，強拽入救護車，載送後方醫院，某軍官在病院中，猶微掙脫軍醫之手，上前線作戰，及至醫院，仍復喊殺不已，其餘受傷官兵，亦皆欲速回至戰壕。

## 二月廿三日

▲敵反攻廟行血戰竟日。昨晚七時許，我軍廟行之陣地，在大小麥家宅兩點，被敵突破，不久即被我軍奮勇收回，突進至孟家宅趙家宅金穆宅南沈宅之線，敵人死傷約三千餘，大敗而退，在金穆宅前之一點，敵軍置有強固之支撐點，以待援軍，我方突擊數次，未易將敵消滅，雙方相繼炮轟，八時十分復派大隊飛機二十三架凌空掩護前進，我軍陣線鞏固，準備迎敵，敵堅守應敵，至午後二時，日軍下令猛力進攻，吾軍以手榴彈及手提

機關槍射擊抵抗，敵軍未能動我陣線，及三百畝地方我軍開到，我軍開始劇烈攻戰，日軍見勢，遂令坦克車出動衝陣，同時敵人砲車隨之開砲掩護，我軍彈不虛發，沉着應戰，以手榴彈炸燬，敵軍坦克車一輛，砲車一架，一場惡戰，直至夕陽西斜，六點鐘時，敵援軍左右兩翼已覺疲乏，不能再持，漸次退却，廟行鎮之敵既失援軍之補助，陣線亂，即於我軍以機關槍掃射，敵人士卒，至是各自逃命退却，我軍亦乘勢追擊，敵人此役，死傷幾達千餘，我軍獲軍用品無數，直至七時，槍聲猶未絕停。

▲兩路襲高境將敵擊退。今晨六時半，日本調遣張華浜駐兵七百餘人連同日本依衣隊百餘，分二路圍襲高境廟，（按高境廟離江灣鎮東首六里）第一路由唐家宅進，第二路由印家棚進日軍進攻形勢，以步兵爲前鋒，以大砲掩護三路前攻，至高境廟附近，與我軍接觸，日軍除放步哨外，並用砲車轟擊，向我方陣線衝進，欲企圖江灣，我軍除用機關槍掃射外，更用大砲襲擊，間擲手榴彈，激戰至傍晚五時許日軍已擊退，我軍並奪獲坦克車一輛，及步槍等戰利品頗多，日軍死傷達二三百名，我方受傷者，僅數十人。

▲江灣方面奪獲敵機槍。江灣方面，爲敵軍第九師團左翼，於今日午刻，並出第九十兩聯隊，向我陣地進攻，我軍於敵軍進至三百米遠外，以大隊衝出，敵軍見我人數較衆，

有迫不得已而應戰者，有見勢兇猛棄械而逃者，未及一小時，我已衝至戰壕，當奪取機關槍兩架，生擒敵軍十九聯隊隊長西尾少尉，斃敵近百。

▲敵襲北車站中我伏軍 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敵軍，亦以大砲轟擊吾陣地，吾亦開砲還擊，一時隆隆之聲，震動全滬，少頃日軍大隊，即來衝鋒，吾軍靜候敵衝至三十碼境中，急以手榴彈機關槍抵抗，首二排日兵一百餘人，立刻回歸於盡，後至者，見勢不佳，紛紛而由寶山路折途北逃，至虬江路小菜場附近，又遭吾伏軍痛擊，死傷極夥至下午七時許，敵又進攻，我軍當即進擊，敵人不支退却，我軍由北車站衝出，向靶子路方面用機關槍掃射敵軍敗退。

▲我空軍今日奮勇應戰 今日下午三時許，日機六架，飛往真茹一帶偵察，至國際無線電台附近，飛行甚低，擬擲彈圖炸，其時在該處之我方飛機二架遂即飛起，頻開機槍，向日機驅逐轟擊，日機遂向閘北方面逃走，我國飛機，仍在後追擊，至閘北麥根路車站附近，該日機六架，忽排成一字，向我機進攻開槍，我飛機亦開槍還擊，記者適經該處，目擊我方飛機，上下左右，迎戰甚為活潑，勇猛非常，一時槍聲密如爆竹，附近居民，均站在遠處觀看，雙方劇戰約一時。有二日機受傷，先向東逃去，其餘四架，以天

色已晚亦不敢久戰，旋即亦向東逃去，我國飛機，並不追擊，即飛還原處。

## 二月廿四日

▲廟行鎮敵軍一萬潰敗。日軍自廿二日潰退後，我方不予窮追，仍固守原防，預料敵方必收拾殘部，捲土重來，故我方早已謹慎防範，靜窺敵之行動，昨晚六時，敵在暮色蒼茫中，乘風雨交作之時，率兵掩進，其舉動異常奸詐，先以數十草人作士卒打扮，矗立於西南田野間，誘我軍認錯目標，彼即從容從東北角潛入，詎知敵軍是項做作，早被我目光銳利之前線哨卒窺破，聽其佈置，另遣大軍增厚左翼，為時未久，日軍四人為一組，（共數十組）匍匐前進，我方則佯作不知，聲息全無，任其深入腹地，待至逼近散兵壕溝前，日軍正在裝架機關槍預備掃射時，但聞一聲炮響，我軍司令官下令攻擊，一時機關槍與步槍並作，手榴彈與炮彈齊飛，敵軍猝不及防，棄械而遁，敵後方部隊，亦實行潰退，當時敵軍防線，竟距我有六里之遠，當敵軍敗退時，至一小村，日兵一小隊二十餘人，乃避入竹林中，架起機關槍，以謀截擊我軍，俄頃我軍追蹤而至，敵乃以機關槍掃射，彈如雨下，而我軍不動聲色，插上刺刀，衝入肉搏，敵死亡過半，不支而退。

日軍服裝在最近數日內，頗爲怪異，或着全身白色，矮其雙腳，寸寸陣前，頗爲有趣，或着黑色，一若監牢中之囚徒，或着黃色，光怪陸離，其服裝之不一，爲世界各國所罕見，至今日拂曉，敵重復進攻廟行，人數在一萬以上，分三路並進，戰至九時許，敵露不支狀，於是我軍見其力竭軍疲，遂出壕反攻，雙方最近時不足百碼，當我見敵欲退之前，另由支隊抄擊敵後，敵至此愈難應付，遂匆匆敗逃，經我用機關槍由側面掃擊，死敵約百餘人，旋經我軍在周家宅發現有敵軍第九師團口聯隊長之屍身一具，察視符號，始悉名百海實男。

▲郝家宅日軍全部覆沒 數日以來，日軍欲謀吳淞，未能得手，遂改變計畫，以全力猛攻江灣及廟行，冀斷我後路，但我軍攻守得當，故日軍犧牲至巨，爲一二八開戰以來最深之創痕，且連日日軍進攻，多以坦克車鐵甲車重砲爲戰鬥利器，迭經我軍用手榴彈之轟炸及掩埋地雷之爆發，破壞甚多，效用全失，故今日下午之五時左右，日軍即捨棄坦克車而專用步槍機關槍軍砲野炮，向我方攻擊，當今晚傍晚時，日步兵約二百名，類以野炮向離江灣三數里之郝家宅方面轟射，我軍毫不顧慮，絕對不發一彈，日軍略進，復以步鎗砰砰射擊，我軍皆匍伏戰壕，仍無動靜，日軍以爲我防線空虛，得意忘形，一擊



號令，大舉，衝鋒既至核心，我見機會已至，即四路紛集，將其包圍，日軍心慌意亂，尚思竭力抵抗，我軍皆用手榴彈步鎗與之激戰，日軍四面楚歌，腹背受敵，相持一小時許，日軍全軍覆沒，無一生還，是役我軍傷亡甚少，並奪獲敵人所遺之步鎗一百餘支。

▲今晚敵軍大炮攻江灣。江灣大場間昨晚起截至今日午刻止，仍時有接觸，日方且常用重砲野炮向我作無目標之轟炸有時日軍集數十之衆，以步槍機關鎗等向我衝鋒，但一經我軍之抵禦，即紛紛逃退，未幾又向另一路前進，我軍復用機鎗或手榴彈放擲，結果雙方各有死傷，惟損失均不甚大，又今晚十時半，砲聲又復隆隆作響，本埠全市居民，多在夢中驚醒，聞江灣與廟行之間，敵又以重砲向我陣地轟擊，每十五秒鐘，開砲一響，或竟連開兩砲，火光起處，砲聲隨之，惟敵之砲彈，皆未能命中，或落於池田之中，或擊燬民房而已，我軍以敵軍此種炮擊，司空見慣，故並不還擊，旋敵軍以爲我軍單薄，乃即衝鋒，詎我軍突出，以機關槍掃射，敵之前頭部隊，均爲我擊斃，敵知我有備，狼狽退去，惟仍以砲轟擊，我軍亦不之理。

▲聞北今晚亦有大砲戰。飛機作目標，敵軍開砲，多不中的，今晨九時許，日飛機飛至關北各陣地，在空中盤旋不已，其目的在指示敵軍開砲，當時砲聲果然緊密，惟我軍多

伏處相當地帶，日機未能觀察，砲彈亦歸無效，我軍雖不還擊，陣線毫無影響，青雲路方面，日機曾擲彈數枚經我軍用高射砲擊退。青雲橋對岸，日軍無力駐守，晨九時許，日兵數十忽由遠近，機關槍聲拍拍不絕，我方守兵躍出戰壕，向前線細察僅見數人躲身史全弄旁，似欲偷摸我陣線之勢，我守兵各執手榴彈，預備拋擲，但日軍不敢行近，及午槍聲漸稀，敵已遠去矣，至晚九時後，日軍先以野砲挑釁，砲落天通菴止園路中興路永興路鴻興路西寶興路等處，敵軍之機關槍聲，較前尤密，敵兵亦多潛出蠢動，但黑夜茫茫，未能遠望，惟我軍用全力以野砲還擊，虹口方面，火光燦爛，可見炮火之烈。

▲日軍圖謀攻擊我吳淞。連日敵艦在吳淞方面，忙於搜集我方民船，截至昨日止，爲數不下百餘只，均停泊吳淞口外，度其用意，準備引渡海軍登陸，或另有企圖，我方軍隊，已嚴密防範矣，駐泊於本埠黃浦之日本燬城艦第十五及二十六等三艘，及運輸艦一艘，均於今日八時前離浦至吳淞聞日艦以江灣戰事不利，將對吳淞炮台，有所舉動，今晨八時起有日機三架，翱翔天空，偵察我軍防地，惟以飛行甚高，故我軍亦未發高射砲向上轟擊。

## 二月廿五日

▲今晚小場廟之劇烈戰。敵軍於二十日總攻廟行鎮後，非特不得逞，且死傷達五六千人之多，自昨日上午敵之援軍開到後，乃復變更戰略，猛攻廟行及江灣間之金家木橋泗塘涇等處，昨日下午四時許，在江灣東首跑馬場之敵軍二千餘人，向該處移動，初僅砲擊，繼見我無動靜，即派步兵衝鋒，我乃出其不意，以手榴彈還擊，斃敵甚衆，敵知我有備，遂即退去，至晚十時半，敵又以砲轟擊，但均未能命中，我軍亦不之理，而敵軍以此時兵力尙少，不敢衝鋒，故不時以砲亂轟，迄至今晨一時半，敵之生力軍開到，向金家木橋一帶猛攻，頻頻以重砲向我陣地轟擊，敵步兵在大砲掩護之下，向我陣地衝鋒，我軍聞之，以爲無情之槍彈，又得斃敵之機會，乃奮起精神，與敵相周旋，敵以鐵甲車機關槍來復槍衝來，我軍以手榴彈手榴機關槍應戰，激戰三小時，敵死傷過半，知難得手，乃即退却，我軍爲免鉅大犧牲起見，亦不窮追，四時以後，敵不時以砲轟擊，但不如前之劇烈，我方並不還擊，七時半以後，敵以該處難以攻破，乃將殘部整理，並調新開到之生力軍共約一萬人，向江灣西北之小場廟進攻，並自江灣起至廟行間之竹園墩趙

家宅孟家宅全線，以重砲向敵地轟擊，而尤以小場廟一處進攻更爲劇烈，我軍駐守該處之守兵，僅口師口團第口營，但並不以人少而膽怯，仍竭力抵抗，敵以大砲掩護，猛力衝鋒，我軍待敵距離較近，則以機關槍掃射，彈如雨下，激戰甚烈，相持至十一時許，敵以不得手，亟派飛機十餘架飛至我陣地，偵察我軍所在之處，即在空中盤旋，暗示此處有我軍步隊在焉，敵乃以重砲對準飛機盤旋之處，瞄準開放，於是砲彈落處，即爲我軍據陣抵抗之地，故間有被敵之砲彈所傷，且我軍在該處抵抗者，僅一營步兵，與敵兵一萬人相較，衆寡懸殊，爲免鉅大犧牲，不得不暫退至周吳黃宅，駐守江灣之口師得訊，亟派勁旅一團，由談家宅敵之左翼襲擊，駐廟行之口師，亦派精銳一千，沿塘東宅水車頭，向敵之右翼包抄，而在周吳黃宅待援之部隊，亦得增援，於是士氣大振，軍心激昂，三路並進，將敵重重包圍，敵以該處爲其最注重之出路，故頑強抗拒，而我軍勇不可當，以一抵十，並以機關槍掃射，敵以大砲機關槍抗戰，並以飛機在空中助戰，此時祇聞隆隆之砲聲，軋軋之機聲以及劈拍之槍聲，烟霧瀰漫，彈如雨下，雙方初以槍彈接戰，繼以肉搏，戰爭之劇烈，與二十二日廟行一役無分軒輊，而尤以下午一時最爲激烈，我軍奮勇殺敵，毫不畏縮，旋經我左翼之勁旅以手榴彈向敵進襲，敵之被彈死傷者甚

衆，於是敵軍之軍心搖動，其先頭部隊，見聯絡線將被我軍截斷，無心戀戰，紛紛向後潰退，復經我右翼之精銳痛擊，死傷達七百餘人之多，激戰至下午二時，始將敵擊退，敵狼狽遁去，我軍亦不窮追，至三時許，敵又集烏合之衆，復向我軍小場廟衝來，我軍沉着應戰，彈不虛發，至下午五時半，猶聞隆隆之砲聲，兩軍尚在劇戰也，我軍一路由江灣談家宅，向小場廟進擊，一路由廟行鎮之塘東宅竹園墩向敵之右翼抄襲，而上午暫退周吳黃宅待援之口營，亦得援軍反攻，以三路之襲擊，卒將敵包圍於核心，敵見四面包圍，軍心大起恐慌，而又見我方增援之部隊，銳不可當，知已陷於絕境，乃猶頑強抗戰，繼以肉搏，我軍奮勇殺敵，一以當十，並以機關槍掃射，將敵完全殲滅，是役敵死傷至一千七百餘人之多，我軍奪獲敵之步槍一千餘桿，機關槍數架，子彈無數，敵經此鉅創，已失戰鬥力矣。

▲金穆宅殘敵肅清 被囚於廟行鎮金穆宅殘敵，業於昨晚十二時許，經我軍兩面包抄，當場擊斃二百餘人，奪獲槍械二百餘枝，餘敵負傷逃回，嗣敵人又於今晨二時後得其後援加入，會集殘敵約三千餘人，再度猛力反攻，藉其重砲之掩護，圖衝破我江灣鎮之東北吳家宅左近陣線，當經我軍奮勇抵禦，肉搏激戰，形勢猛烈，當激戰時，有九架

敵機飛出助戰，向下紛擲炸彈，惟敵軍迭遭收績，已失鬥志，而我軍則前仆後繼，愈戰愈勇，且得口師一團由捷徑直抄其後，準備斷其歸路，於是敵軍愈覺不支，紛向後退，我軍從後追擊，敵多自相殘踏，是役敵傷亡過半，極為狼狽，約至十時許，始得稍事喘息，但敵方主持，對於所謂右翼之進攻，仍未甘心，故又在中午十一時後，再集合其部隊向我軍陣線進衝，其時敵兵已多畏縮不前，經我軍與之交戰一小時左右，即行敗回，午後敵仍時有進攻，但已不若前此之激烈，據口部秘書徐名鴻云，日來各方雖迭由敵方猛力進攻，但無一役不被我軍痛擊敗回，截至現在，我開北陣線，祇有進展，廟行江灣等處，敵雖傾其全力攻至四五次以上，亦未能搖動我軍陣線一步。

▲敵軍分三隊攻擊廟行。敵軍于今晨拂曉起，繼續昨夜戰事，向我廟行鎮東北部進攻，并以飛機十數架大砲多門助戰，分陸軍步兵四千餘人，為左中三大部隊，左隊配于陶家灣方面，右隊在侯家木橋與金穆宅之間，向金穆宅推進，中隊則在陶家灣與右中兩隊之間，直向孟家宅進攻，我軍則以大部隊配於金穆宅與孟家宅前面迎戰，并以大砲等向敵猛轟，雙方炮火交加，極為猛烈，兩軍即于砲丸之間從事作戰，雙方肉搏數小時之久，敵軍漸形不支，至十一時許，我軍再接再厲，誓死抗拒，敵死傷達數百人之衆，我方傷

亡，未及敵之半數，至午刻，敵右方部隊略向南斜，擬與中路隊聯絡，被我軍以猛烈砲火所隔，至下午敵始敗退，我軍仍守原防。

▲泗塘涇殲敵軍甚衆。廟行金穆宅東靠泗塘涇，我軍原有口連駐紮，昨夜敵軍在猛烈砲火之下，以四百餘名越過該浜，擬前進救援，被我軍包圍於孟家宅敵軍，不料時在黑夜，誤於方向，該敵非但不能策應被圍之自己軍隊，而反爲我將此四百餘敵軍完全圍住，敵人雖頑強抵抗，無法突出，戰至今晨二時，敵似察得方向，由原路死力衝擊，逐漸敗退，祇退回二百，其他二百餘，完全經我軍殲滅。

▲昨晚兩軍砲戰甚劇烈。敵軍自今晨一時，以全力之衆，並新近來滬之生力軍，向江灣廟行間各處猛攻，並以重砲一百數十尊，向全線襲擊，我軍奮勇抵抗，激戰竟日，至晚九時後，我方由口師開赴前線增援，即加入作戰，向敵之陣線反攻，敵頑強抗戰，我軍以大砲轟擊，並以手提機關槍手榴彈射擊，雙方接戰頗烈，至十二時，更爲激烈，每二十分鐘或半分鐘，可聞砲聲一響，間雜以機關槍聲及來復槍聲，似在衝鋒，我軍復令部隊向敵之左右翼包抄，正面由新增援之口師迎頭痛擊，敵以左右被襲，無法應付，且又不慣夜戰，於是死傷累累，紛紛向後潰退，我軍江灣廟行二處之陣線，即進展三里之譜。

，敵恐內線動搖，一面退却，一面以砲抵擋，俾阻我軍追擊。

▲敵三路攻江灣被擊退。

昨晚十一時許駐防江灣之敵軍，突分兵三路，進攻吾方，一由

虹口公園出發，取道西體育會路，直窺吾江灣車站，一路則由引翔鄉出發，至體育會路東北里許向吾猛襲，另一路則在楊樹浦之水電村廠向涇涇橋球場方面之小牛頭村推進，三路敵軍人數，約在四千名左右，當第一路敵軍由西體育會路，進窺吾江灣車站時，在大樹圩地方，即被吾軍迎頭痛擊，由翔殷路出發之敵軍，則以坦克車七輛爲前導，在體育會路之東半里許，與吾激戰，吾軍方面除以手榴彈向敵軍猛擲外，並派大刀隊向前衝鋒，至水電村前進之敵軍，人數較少，戰鬥力不強，當進抵小牛頭村時，即被吾軍作總包圍，激戰至今晨三時許，敵軍被殲大半，乃不支而退，至江灣車站並引翔鄉之敵軍，則人數既衆，坦克車大砲亦多，與吾激戰亘十餘小時，至今日下午四時許，始被吾軍全部擊退，惟敵方因恐吾軍進攻起見，頻以大砲示威，至今深晚，猶轟發不已也。

▲今日閘北方面之戰況。

今晨二三時許，天色昏暗，日軍深恐我軍衝出襲擊，照例開砲

示威，山野砲小鋼砲同時並用，間以燃放重砲，我軍亦以大砲還擊，約百餘響，聲震全市，彈中楊樹浦公大紗廠之日軍司令部，天明後，日軍借飛機之掩護，又以重砲轟擊，



我軍不應，下午四時起，砲火尤密，晚九時許，我軍亦以大砲還擊，又今晨十時許，有日軍三四百人，藉大砲掩護，復出壕挑戰，以機關槍向我軍猛射，意圖衝過青雲橋，壓迫我方陣地，我軍見狀，立即應戰，以手榴彈機關槍憑河掃射，約一時許，敵終不逞潰退，聞是役斃敵百餘人，我軍僅傷二三名，且均無性命之憂，西寶興路一帶天空，今年十二時一刻，飛來日機三架，（據該處駐軍告，二架係爆炸機，一架係戰鬥機）在我軍陣地視察，並擲下巨量炸彈十二枚當即爆發，致附近民房又起大火，延燒至下午一時三刻，尙未告熄，我方陣線，未受損失，我軍旋用高射砲轟擊，彈中一機左翼，該機離地約三百尺時，突然向左一旋，復向上飛去。

▲日機在南翔真茹擲彈 今日上午十時許，日飛機十三架，飛往我軍後方南翔真如一帶，往返觀察，並投擲炸彈，在南翔車站附近擲彈七枚，死老嫗一，傷行人五名，在真如投下炸彈十一枚，死四人，傷五人，當日機在真如擲彈時，童子軍戰地服務團適駕四卡車經過，被日機五架追縱，包圍擲彈，幸未命中，後經我軍用高射砲射擊，始行遁去。

二月廿六日

▲江廟間敵軍全日佯攻 江灣與廟行一帶之敵軍，自退出廟行後，不斷以大砲射轟，敵自昨日四次敗後，復經我援軍將一部敵軍在小場廟包圍殲滅，敵經此鉅創，雖似毫無前進能力，然彼則防我反攻，故全日佯攻，自拂曉五時起，初以大砲轟擊，繼至七時飛出敵機十餘架，半作偵察，半任投彈，所落砲彈與炸彈，均在江灣與廟行附近，至八時後，敵每隔一小時，以五六百人衝鋒，試探我軍軍力，但我軍以逸待勞，非但陣線屹然如鐵壁，且必俟敵人至相近，方始還擊，一經槍擊，敵即紛紛敗退，記者於午後三時二十分抵大場迤東，聞槍砲聲尙甚密，據兵士言，此已成尾聲，敵軍因防我前進攻擊，故特放槍放砲，藉以示威而已，日人之頑強殘暴，世人皆知，惟今遇我十九路軍，彼亦無所施其伎倆矣，言下一種奕奕奮勇精神，溢於言表，敵軍復於昨日四次總攻廟行江灣間之金家宅竹園墩小場廟，又遭慘敗，祇不及昇回遺棄戰地之敵屍，在八九百以上，是足見昨日一役，敵軍受創之鉅也，今日自拂曉五時起，即密用排砲轟擊，轟擊目標，均在竹園墩與小場廟之間，故該處自敵軍趨重廟行以來，地經砲彈竟無一寸完土，全以我軍預築溝壕與避彈堡壘鞏固異常，隱蔽得宜，得無損我毫末，尤以敵攻我守，因之敵軍損失與死亡較爲重大，至今日我軍計算，已與敵鏖戰六晝夜，而敵曾未能越我防線一步，是

可見我防護周密與將士用命矣。

▲我軍大刀隊大殺敵軍。昨有日軍二百餘人，在江灣跑馬廳附近，衝過我方鐵絲網，由我軍大刀隊出而應戰，敵無法抵禦，被大刀隊殺盡，無一生還，並被我軍奪得槍械二百餘枝。

▲敵地雷自炸死傷甚多。今日上午八時，日軍千餘人，向我前線挑戰，以大砲掩護之下，衝殺異常兇猛，我軍極力抵禦，以手榴彈應戰，並以機關槍掃射，日軍旋即詐敗引退，希圖引我軍陷入日軍陣地，然後以地雷爆炸，冀乘勝長驅，直撲開北，截斷吳淞江灣間之聯絡，無如日軍詐敗退却之際，誤認埋藏地雷方向，以致踐踏火線，適以自炸，一時地雷爆發，死傷日軍數百人，我軍乘勢追擊，日軍愈見紛亂，自相逃遁，我軍奪獲鎗彈及戰利品無數，嗣因我方恐日軍有詐，亦不窮追云。

▲敵炮向開北轟擊不絕。昨日下午一時，敵軍又以重炮向我開北虬江路天通庵一帶轟擊，初僅每隔半分鐘開一響，旋愈開愈緊，竟隔二十秒鐘開放一響，惟無部隊衝來，我軍以敵人此種砲擊，僅為探我虛實起見，為寶貴子彈計，並不還擊，至一時半敵機六架，飛至太陽廟一帶擲彈，亦僅炸毀民房及傷無辜良民而已，直至三時許，敵軍之砲聲始漸

稀少，綜計開共五百餘之多。

▲日飛機今在閘北擲彈。今日下午二時許，有日軍飛機五六架，飛往閘北察視我軍陣線及後方駐軍營房，意圖擲彈，飛至中興路太陽廟路間之上海市政府所建之平民第三住戶，其有平房二百餘間，其中居民，均係貧苦之小販及工人，日軍以爲我軍駐兵之所，曾即擲下炸彈十餘枚，立時炸裂，共炸毀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九十一、一百、一百十、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五、二百四十八、二百四十九號等房屋二十一幢，當場炸斃江北婦人葉王氏（三十六歲）女子朱阿勤（十八歲）二名，炸傷戴寶金等三人，事後經公安局到場，將受傷人車送醫院醫治。

▲真茹昨晚有敵機擲彈。敵飛機連日在各處擲彈，但僅毀房屋，及傷害無辜良民，每至薄暮，則飛歸母艦，詎今晚九時忽飛至真茹一帶視察，旋即投下炸彈數枚，惟仍炸房屋而已，後由我軍以高射砲轟擊，敵機乃即逃去。

▲敵軍艦飛機襲擊吳淞。吳淞方面今晨七時，日機由偵察機前導後隨戰鬥轟炸機數架，翱翔我要塞上，盤旋數匝，即開始逞其淫威，機關槍炸彈連續向下攻擊，顧皆無損於我

軍，彼且如驚弓之鳥，一聞我高射炮聲，即慌忙遠遁，不敢逗留，至上午九時半，日本海軍偵察機又來，暗示彼艦開炮目標，敵機即作其例行公事，每二分鐘發砲一次，直至十一時許，始覺無聊炮聲漸少，我軍見其無的放矢，置諸不理，日艦遂於午後悄然遯巡退去，彼之炮彈，大半落於張華浜蘊藻浜三官塘一帶，民房慘遭轟燬甚多，有落於江河者，水花四濺，高約數丈，內雜魚蝦，日本海陸空軍所能肆威者，亦即僅限於此，誠屬可恨，亦復可笑也，日軍在吳淞方面，除此動作外，未敢再事衝鋒，故我軍陣地迄無變更。

▲敵軍又在白龍港開炮，敵軍自來滬後，在虹口一帶地方，不敷容納，故有一部分海軍及飛機母艦，開赴川沙白龍港駐泊，惟尚無軍事行動，故該處居民，尚不甚恐慌，詎敵艦於昨晨忽向衆開炮，而飛機亦在空中以機關槍掃射，致居民有被擊死傷者，敵軍對手無寸鐵之民衆，加以射擊，實屬慘無人道，惟據軍事家觀察，日軍以連日在滬東一帶慘敗，乃向該處挑釁，冀分我兵力，藉以牽制云。

▲廟行方面敵飛機擊落，廟行大場今晨敵飛機來多架，繞空片刻，偵察我軍防線，旋即向東南飛去，至十一時後，敵機復有八架飛至，先後在廟行鎮防線及後方投擲炸彈多粒

，我軍以敵機飛來目的，在施行破壞，故用高射炮等發射，結果於十一時半敵機爲我擊落一架，又據大場來客云，今日下午二時半敵機三架，由西南向大場境投彈，彈墜後均經炸烈，未有禍殃，同時我軍的步鎗及鋼炮射發，亦擊下一架，機落滬太汽車路餘慶橋東北角用野間云。

▲敵軍專用機關槍衝鋒 日軍以連日慘敗，死傷過多，在滬一隊，已失戰鬥力，特電東京請援，日政府令派第十一師團增援，昨日業已到滬，在楊樹浦登岸，當開赴軍工路一帶暫駐，聞日軍司令植田，以迭次砲攻，未收效果，現擬改變戰略，專用機關槍衝鋒，故此十一師團來滬，攜有多數機關槍，並聞攜有釘板，將鋪於地上阻止大刀隊，現正從事佈置，一俟完竣，即行總攻云。

▲張華浜日軍企圖登岸 日軍幾度偷渡，鑒於我軍防護嚴密，竟一變其偷襲而爲砲轟，今記者趕一由淞來滬士兵，據談吳淞昨日八時起，停泊於三峽水洋面日艦十三四艘，頻用大炮轟擊，白晝且有飛機擲炸彈，我軍成伏處壕中，待其逼近還擊，實則與我軍軍隊毫無損失，而民宅住屋盡成瓦礫，竟無一間完整，其炮彈大部來自口外，小部則來自浦江內所停敵艦上者，今日敵有一運艦載敵軍約千餘名，又在張華浜東北企圖登岸，當被

兵守擊退。

## 二月二十七日

正月二十一日

▲敵軍今日兩路攻江灣。敵軍江灣方面左翼，今晨分兩路出動，一路由梁宅及周家橋宅向江灣鎮西北前進，進攻我嚴家宅地方，我軍於嚴家宅前約半英里地方，與敵應戰，計自晨四時許起，鏖戰約一小時，敵不支而退，繼以砲轟歷一小時半始止，敵方損失極重，死傷約百餘人，另一路由江灣鎮東南在復旦大學一帶，亦於同時向我反攻，敵又失敗，此外除不時有砲戰外，無劇戰。

▲我軍彈炸中日飛機場。昨晚十一時，我軍以大砲向平涼路公大紗廠之敵軍飛機場轟擊，共發三十餘彈該場被中十餘彈，同時停留該場之日機數十架亦被炸燬六七架之多云。

▲日海陸空會攻砲台灣。昨晨至午混戰七小時，敵圍登陸如終未得逞，全線敵軍連日挑釁，經我軍痛擊，疲困已極，昨日未敢向我反攻，今晨七時半改調兵艦二十餘艘，集中於瀏河寶山間江面，同時以飛機七架集中砲火，向我獅子林砲台轟炸，我軍沉着應戰，亦時發炮還擊，至十一時二十分，敵機飛去，而砲轟如故，掩護敵軍，圍在砲台灣登陸。

，至相當地點，我軍是時乃以機關槍及迫擊砲，向敵射擊；多命中，敵艦又開炮，混戰至下午二時許，尙未停止，其所投炸彈，多爲二百五十餘磅重彈，敵軍今日絲毫未得逞云。

▲今晨日機在浦東擲彈。死一人傷三人，今晨七時二十分，敵機三架，由公大紗廠內飛往浦東楊家橋，高橋，塘橋一帶，拋擲炸彈，但該機因懼我軍高射砲轟擊，故初時飛行甚高，至十時半，始稍稍飛低，但仍不擲彈，至十一時，兩機卽陸續向下拋擲炸彈，其餘一機，則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盤旋掩護，前後共計擲下炸彈十餘枚，有數枚當卽爆發，炸燬楊姓草屋一間，並炸死路人一名，傷三人，旋經我軍開砲射擊，始行逸去，茲調查死傷路人之姓名如下，王春大（男）傷臂，李褚氏（女）傷腦，褚阿毛（男）傷左腿，死者一人，則爲一十六歲之俞姓小孩云。

▲日援軍到滬後之計劃。日本派遣軍總指揮菱刈氏，今日上午十時半，統率第一師團到滬，茲將菱氏蒞滬後，對於軍事上之各種情形，分誌於後，該師團抵滬後，將遭受菱刈總指揮官之命，以攻取吳淞及江灣等處爲目的，且爲避免滬人士之注意，故仍在張華浜方面登陸，其時間係於今日下午四時起至七時止，聞該一師團將卽會同第九師團及原駐



之海軍陸戰隊等，分向我吳淞，江灣，閘北等處總攻，大致吳淞線，配備二萬人，江灣線，配備二萬人，閘北方面，共配備一萬五千人，並聞日本政府，除派菱刈蒞滬，專任派遣軍總指揮外，並特任前關東總司令白川義則氏，任上海日本海陸軍總司令，除菱刈已經到滬外，白川聞於今日亦可抵埠云。

▲日本又運來大批軍火。今上午，日驅逐艦三艘至黃浦碼頭大阪碼頭，卸下砲彈，裝九卡軍，運往軍工路，又大砲若干，送平涼路，又下午六時，在匯山碼頭有日方招來之白俄軍百餘人登岸，日艦一艘，晚開至新開河方面江中停泊。

▲日兵強擄華人築造壕。日軍在虹口之暴行，迄今愈演愈烈，近在大連灣路華德路一帶，日本便衣隊見華人即擄，不論工商學子，概強迫運子彈，或爲修路築壕苦工，工作須二十四小時，工作時飲食全無，稍一不如彼意，輒被槍殺，若馴服無違，則工畢仍放回，但半途仍被拘去者，亦復有人，昨有數人工作畢後，幸得生還，疲乏不堪，有一某店職員，已驚悸成狂云。

▲日軍殺同胞慘無人道。據由殷行鄉受傷逃難赴高橋之陸姓鄉民云，渠於日前被日兵拘去，強迫與同樣被捕華人十八人爲敵方築建造壕工作，完畢後，由日兵勒令十八人並排

齊立，即舉槍射擊，自第一人起直貫十八人，全數均飲彈倒地，運幸祇傷頭部，未中要害，得於日兵遠離後起而逃逸，幸獲脫險，言時猶戰慄不止，又日軍在吳淞蘆蕩浜楊家宅一帶，任意殺戮華民，彼曾目擊難民十三人，內中二爲男子，餘均爲鄉婦，由楊家宅逃至張河浜，孫家宅，中途忽被日兵截住搜查，當場即將一男子擊斃，再思擊殺另一男子時，此輩難婦即跪地求饒，始免被害，又曾於楊樹浦日軍營中目睹日兵將一華人男子刺殺，剖取心肝，烹食後，即相與拍掌狂笑，某英國人，心殊不忍，曾婉言規勸，無如此輩日兵冥頑不靈，仍怙惡不悛，殘忍之狀，殊令人不忍言云，又據住虹口塘山路陸仁甫君來社聲稱，虹口一帶日人暴行，無所不至，渠曾目擊在匯山碼頭附近有華婦三人經過，被暴日哨兵瞥見，喝令停止，以檢查爲名，遍身摸索，并令自動褪去小衣，三人中其先行之二人，一致拒絕，都遭槍斃，其後一人睹此慘狀，婦得從命，即被曳至僻處，槍流姦斃，爲狀至慘，又虹口一帶，各里放哨日兵，挨戶搜索，見有燈光，即破門而入，搜括一空，男子槍斃，女子強姦，無一倖免，故虹口一帶，已成人間地獄云云。

▲我義勇軍皆奮勇殺敵。上海義勇軍四大隊千餘人，開赴真茹之後，由總隊長董嘯侯派隊副陳其超兼充真茹辦事處主任，積極訓練，除第一大隊第二大隊擔任道路橋樑建築外

，第三第四大隊，由日師派有經驗之軍官教以戰術後，即分別開赴前線作戰，擊退江灣頑敵，該隊隊士均奮勇異常云。

▲將愈傷兵踴躍歸原隊。今日後方各醫院，輕傷士兵，已經潔治將愈者，皆願仍回前線，有口連一等兵，左手已殘廢，亦仍願歸隊有勸其不必犧牲者，彼即厲聲曰，我尚有右手可擲手榴彈殺賊，豈能因喪一手，即偷安後方耶，聞者大為感動，另有呻吟床第者五人，亦一躍而起，欲仍往前線作戰，醫生護士，勸阻無效，都揮淚送之，不一時歸隊傷症有數百人，外國醫生皆深為贊嘆，稱為中華民族性之特殊價值云。

# 介紹十九路軍

這次上海十九路軍，僅以二萬餘衆，憤然抗敵，爲國家爭生存爲民族爭光榮，這種忠勇奮發的抗日救國軍隊，我們怎樣能不表示敬意呢。

十九路軍在南方——珠江流域，聲威很大，普通一般民衆，都知道該軍的戰鬥力，異常堅強，這是由於他們每次作戰的成績，昭示於人們的，可是北方民衆——長江黃河流域，却很少知道該軍的虛實。

記者前曾在粵從政數年，該軍各級官佐認識的朋友很多，故詳悉一切，現在完全就客觀的事實，介紹於讀者諸君之前！

## A 十九路軍的沿革

程景

要知道該軍的詳細情形，當要先清楚該軍的沿革，民國十年冬，孫中山先生任命陳銘樞爲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那時蔣光鼐陳濟棠蔡廷楷戴戟諸人，分任團附營長連長等職，十一年北伐，該團任先鋒，屢敗贛軍陳光遠部，並攻陷金城鉄壁之贛州，是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北伐軍回師攻韶關不克，轉入閩南，陳銘樞離職赴甯學佛，在支那內學院肄業團長一職，卽由陳濟棠承之，十二年陳炯明敗東江，孫大元帥復回粵主政，任命陳銘樞爲粵軍第一旅旅長，招募兩團新兵，從事訓練，時張登奎爲第一團團長，蔣光鼐爲第二團團長，黃琪翔繆培南李漢魂吳奇偉鄧龍光許志銳（陣亡）諸人在第一團分任營連長，蔡廷楷戴戟區壽年毛維壽沈光漢，張世德（陣亡）諸人在第二團分任營連長，十四年春，第一旅奉命改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卽以蔣光鼐爲基本，擴充爲三團，蔣氏任副師長兼廿八團團長，蔡廷楷爲廿九團團長，戴戟是三十團團長，張發

奎團奉令擴充爲第四軍第十一師，十五年夏，革命軍北伐，第十師十一師建立奇勳——江泗橋賀勝橋武昌城馬迴嶺諸役，都是他們的戰績，那時武漢各界人士，以該軍紀律如「鐵」戰鬥力又如「鐵」故奉以鐵軍之徽號，十五年冬國民政府擢升陳銘樞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光鼐爲副軍長兼第十師師長，董載爲廿四師師長，蔡廷楷副之，十六年春，甯漢分裂，陳銘樞蔣光鼐戴戟相繼離開武漢，十一軍軍長由張發奎兼任，蔡廷楷長第十師，是年秋，蔡率第十師脫離張發奎，由江西間道入閩，由陳銘樞統率，重組十一軍，蔣光鼐仍爲副軍長，新編廿四師廿六師，由閩回粵休養補充，訓練經年，盡成勁旅，十八年春，中央開編遣會議，十一軍縮編爲一師一旅。

蔣光鼐爲粵第三師師長，董載爲副師長，兼第八旅旅長，蔡廷楷爲第二獨立旅旅長，旋奉中央統一番號令，改粵三師爲六十一師，二獨立旅爲六十師，歸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節制，時陳銘樞爲廣東省政府主席，該軍雖名受陳濟棠節制，而實愛陳銘樞指揮，該軍全體將士，對陳銘樞異常崇拜，該軍行動，惟陳之馬首是瞻，十九年夏，六十師六十一師奉蔣總司令調北上，任蔣光鼐爲十九軍總指揮，仍指揮六十師蔡廷楷部，六十一師戴戟部，此十九路軍之所由來也，去年在江西剿共，另擴編七十八師，師長之職，以六十師旅長區壽年升任，六十一師師長戴戟，因病辭職休養，以該師旅長毛維壽升任，蔡廷楷升十九路軍長，六十師師長之職，以副師師長沈光漢升任，十九路蔣總指揮除指揮十九軍三師外，尙有其他部隊，惟以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師，爲其基本隊伍耳。

(未完)

# 時事論壇

## 組織國防政府

王造時

(一)理由 自九一八這次國難發生之後，我即提出兩大救亡政策：一，對外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現在因爲十九路軍在上海的抵抗，使向來抱不抵抗主義的政府，也不能不遷都洛陽，傾向自衛。

若是政府決定要自衛，要抵抗，那麼對於我提出的第二個政策實在有立即實行的必要。對於這點，政府之所以要召集國難會議，及延聘各方特殊人物，未始不是集中全國人才，共赴國難的一種表示。假定政府有這種誠意，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來提出國防政府具體組織的方案。

在提出這種方案的時候，有兩點事實我們要先認請：一，是現政府組織的不健全；二，是民意機關不能立即召集。

現政府完全是『黨政府』並且是黨內的『派政府』，不但是不能集中全國的人才，並且不能集中黨內的人才。國民政府過去所做的事情，實在使國民不能與以絲毫的信任。就其本身的組織而言，也是重床疊架，不能運用。如五院中操實權的行政院須向中政中會負責，政常會須向中政會負責，中政會須向黨部負責。這種組織，在平常已經運用不靈，在戰時當然更不適合。何況這些會，這些院這些部的要人太多又多避居各處，不負責任，結果從一方面看來是個人獨裁，個人專制，從他方面看來，是茫無頭緒，無人負責。

這種政府，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在平時或在戰時，都無存在的價值。最合的辦法，自然是召集國民大會，接受國民黨的政權，組織新政府。但是國民大會若是要真能代表民意決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召集的。事前必須調查戶口，規定選民，有公開的政黨活動；否則，如前此南京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又有何意義，何必多此一舉。在此國難當頭，千鈞一髮的時候，國民大會既不能迅速召集，現政府既不健全，我們只有去找一個過渡的辦法。

（待下期續）

## 岑春煊函犬養毅

木堂先生閣下，雲海相望，鮮通尺素，側聞幸國，欽企德風，竊自中日搆怨以來，已三月餘矣，此三月中，頗冀災害，銷於雲烟，干戈化爲玉帛，歸馬富山，還我侵地，兩國人民，恢復情感，重申盟誓，修好邦交，乃貴國竟一意孤行，不顧人道之公理，不聽友邦之勸告，不守國際之信條，既佔我遼瀋，又略我黑吉，行且強奪上海，進窺中原，我國堅抱不抵抗主義，一再讓步，相忍爲國，而民衆方面，無不泣血椎心，誓不兩立，欲與貴軍拼於一戰，當此危機四伏，間不容髮之時，我政府更允貴國之要求，禁止抗日運動，阻遏愛國熱誠，試爲貴國設想其亦可以已矣，乃貴國忽實施無限制之攻擊，圖佔我要塞口岸，及滬甯車路，斷絕我交通，焚燬我商務印書館及暨南大學，摧殘我文化，我爲正當防衛計，始出而抵禦，軍警憤慨，誓死應戰，市民結合，徒手拒敵，上岸之兵，被我擊潰，其勝敗之數，亦略可逆睹矣，伏思中日兄弟之國也，以歷史關係論，同種同文，允宜互相輔助，促進東方之學術，發揚固有之文明，以國際關係論，處此列強並立之世，各欲擴張軍備，發展國力，尤宜戮力同心，保持東亞之局勢，維護永久之和平，今兩國不幸而訴諸武力，此誠可爲悲痛之事，設成一戰之後而繼以再戰，以至三戰四戰，徵論勝負在噬，國之與民，悉蒙莫大之損失，倘因此而引起世界大戰，我國不能自主



，貴國亦難圖存，鵝蚌相爭，利在漁人，斯語豈未之聞乎，又或貴國處處戰勝於我，如征經營，屈服我國，我國能甘心忍受乎，讓一步說，即能亡我之國，能亡我國之人乎，即能亡我國之人，能亡我國之心乎，不見前之元，今之清，非不臣服我而君主我乎，我國人心不死，卒能光復故物，滿蒙民族，且被我同化，今爲貴國計，爲貴國之久安計，不特中應親日，日亦應親中，蓋合則兩美，共謀發達，保持亞東我國之福，亦即貴國之利，雖則兩傷，立召外禍，擾亂中土，我國之憂，抑豈貴國之幸，况以力服人，人決不服，遠不必征，德皇威廉其殷鑒也，煊伏處山林，不問世事久矣，祇以今茲之役，適值閣下當國，猶憶惜時閣下曾屢以中日親善方法提出商榷，言猶在耳，尙未能忘，是中日和好與否，不獨關乎兩國之存亡問題，直關乎世界之安危問題，矧又重以唇齒之誼，苔岑之契，吾愛中國，更愛日本，故不忍以同一種族之人，重櫛鋒鏑，相互殺戮，又愛閣下，恐緣此次戰爭之故，致貴國發生內變，使萬世一系之帝國，喪於閣下一人之手，不將貽盛名之累而蒙，千載之羞乎，心所謂危，故敢披肝瀝膽，詳盡忠告，思挽救倒之狂瀾，洱彌天之浩劫，甚望懸岩勒馬，戛然止戈，全師東返，咸召天和，回復往日之國交，救濟羣黎之生命，惟閣下實圖利之，天際白雲，瞻望不盡，敬頌興居，貯候明教，岑春煊敬啓，二月二日。

樓不文主編之

# 互助旬刊

是

青年們  
職業界  
失業者

的良友

已出六期 備受各界歡迎

全年三十六期祇收大洋六角

外埠寄費加二

上海互助旬刊社發行

愛文義路溫州路中  
電話九二四三六號

## 上海血戰抗日記

### 續集預告

記者編完上海血戰抗日記，而隆隆的炮聲，乒乓的槍聲，仍不絕地響着，故不得不再編續集，以資腳接，並搜得前線將士之照片與歷史，用道林紙精印，仍收大洋三角，歡迎預定。

上海互助出版社謹啓

# 聯合優待券

凡剪下列聯合二字來預定



上海血戰抗日記續集

若同時訂閱

互助旬刊全年

合併祇收大洋七角

郵票九折計算

本券以二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爲有效期

並祇能通用於上海本社

上海互助出版社贈

介紹讀物

中華職業教育社  
通問學塾及上海  
市商會通問班合  
刊之通問月刊為  
青年之優良讀物  
預定全年三角六  
分特為介紹訂閱  
處在上海華龍路  
八十號中華職業  
教育社該刊發行  
部

版權所有

上海血戰抗日記第一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出版

實售大洋三角

酌加寄費

編者 蕭山樓 產文

出版者 互助出版社

上海溫州路一七六號

印刷者 人文印書館

上海山海關路三三九號

代售者

現代書局  
上海書局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泰東書局

